

年

卷

期

10

10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10

(127)

第十卷
第十期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二七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智識之庫 少年百年全科全書

原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類	二十厚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三次交	紙面十四元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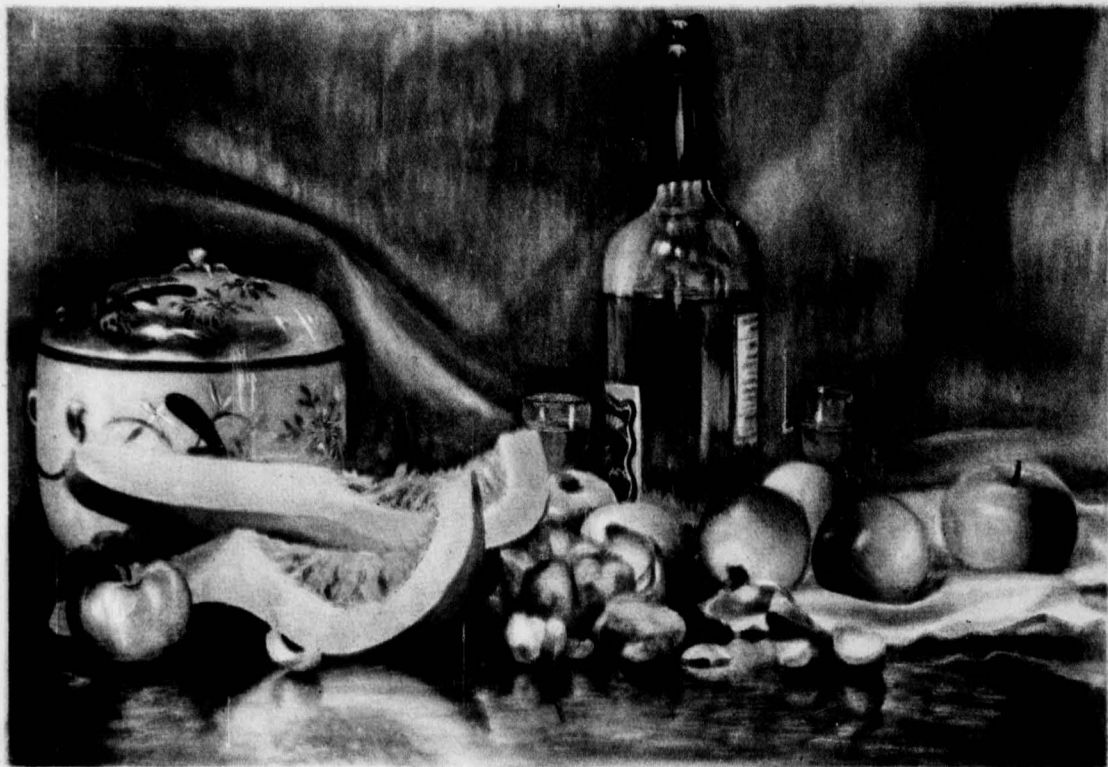
陽曆六月底

▲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奇象……………	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	二冊
已出版	
常見事物…………	一冊
世界各國志…………	三冊
十四年六月	
自然界……………	二冊
世界名人傳…………	三冊
十四年十月	
地球……………	二冊
生命現象……………	二冊
工藝……………	二冊
十五、二月	

商務印書館謹啓



林履彬君靜物寫生之三



贈君青雨周

亭碑御之下山泉惠錫無



贈君青雨周

山金小之中湖蓉芙錫無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第60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總論

▲第一部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小說世界 第十卷 第十期

封面
與
插圖

德意志山林處女禮拜日之服飾

靜物寫生——御碑亭——小金山

盒子砲

克魯伊洛夫
寓言

獸疫
小溪

唐小圃

人生之謎

禮格

秘密博士

敏芝

承幸福主

書藏齊文育





容齋筆記

容齋

一個痕跡

程小青

□西笑彙錄

胡文璋

歡送的牌樓

无咎

□怪叟偵探談

吳山

□世界寓言

塵夢

誰無子女

張碧梧

□笑話

□野人記

天游

注意

本刊徵文原定在本期發表因有他故特延至
十一卷一期發表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於大令或夫均奇 廉大醫生紅色補丸於大令或夫均奇

因此丸乃是天下馳名婦科各症之聖藥也

程兆祥君云及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曾經救治彼之夫人世有千萬男子或為子或為父或為夫者均竭力稱頌是丸之奇功曾經救治其母親或其女兒或其妻子者因不一而足也程君兆祥係江蘇常熟中區商團團長自由日報經理其謝函如左云

去秋內人感冒新涼偶患瘧疾寒熱日作胸腹飽悶飲食少進當即請醫診視據云暑熱內蘊新寒外襲外感觸動蘊伏之邪所致可進湯藥數劑不雖全愈孰知屢藥罔效更醫依然如故病勢日見增加精神益形痿頓夜不安眠盜汗淋漓心悸驚惕形容憔悴月經參差至則腹痛甚則嘔吐吞酸日與床蓆為伍鄙人焦慮萬狀束手無策今春因公過縣南街惠通藥房門首適遇知友張君錦甫談及內人之病情

並請介紹名醫診視或丹方施治據云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治男女一切疑難之症鄙人即遵命購兩瓶試服之後盜汗即止入夜安眠始信張君言確於是後購兩打早晚服之病

竟豁然不但諸疾若失抑體質較前益見強壯而且精神充健食量增加再造之恩實出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所賜也感激之餘無以為報謹修寸草聊表謝忱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疾之功效不分男女曾經治愈 血薄氣衰 腦筋衰殘 少年斷傷 胃不消化 瘋濕骨痛以及皮膚各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程兆祥君之夫人玉照

奉送衛生小書有益於閣下者也

一體壯力強如何可得二忠告

婦女三嬰兒康強指南如欲索取祈速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敝藥局原班郵奉各一本可也



盒子砲

求幸福齋主

鄉村裏的鐵路。築得似一條河堤模樣。又好似長蛇陣勢的小山坡。坡上頭鋪着鐵軌。坡下便是鄉裏農民經營稼穡的田畝。在路基和田畝交界的所在。路局子裏種了好些個矮樹。每當樹上枝葉長得正青葱繁密的時候。天氣必然是和暖了。或者簡直是炎熱。就有許多農民在就近田畝中工作疲倦之後。躲到樹底下來乘涼。又還有些頑皮小孩子。也成羣結隊的在那裏唱歌、跳舞、作種種的遊戲。

這時候。一輪很大的紅日。已快跌到遠遠的西山後邊去了。剩下半邊血也似的面孔。橫擱在遠山嶺上。呆望着大千世界。與人們依依不捨的話別。忽然山盡頭裏起幾

縷濃煙。直沖到天際數片明霞的左右。完成了一幅奇彩的圖畫。那半輪紅日。大概是深怕煤煙薰壞了他的火眼金睛。就此整個兒縮了下去。接着有嗚嗚的幾聲汽笛。破空而起。便只見一列火車。從遠處得意洋洋一顛一簸的走來。黑魃魃的影子。愈走愈近。愈近愈大。除了汽笛的叫喊以外。漸漸的還聽見車輪震動的聲浪。也是越近越噪人的耳膜。

不一會。那火車果然很迅速的走近這般鄉下人的面前。黑魃魃的東西。所帶來的竟也是黃昏和黑暗。一般鄉下人從暮色蒼茫中不約而同的抬起頭來看。早見這列火車在路墩上飛也似的走過。車裏廂雖有些電燈光線。從

一方方的車廂邊射出。可以藉着這點微光。看見裏面模糊黯淡的人影。和幾個伸首到玻璃窗邊身穿黃色軍服的老總們。但眨眨眼便似走馬燈一般過去了。鄉下人向來把火車看得很神祕。來從何處。去往何方。這樣奔跑着。有何意義。都是不大了解。不過看見的回數既已很多。也就習爲故常。隨便看着好玩罷了。惟有那一幫頑皮孩子。向來開聽老年人說過。火車是一個平人廬墓毀人村莊的怪物。所經過的田畝。都受其飄下來煤煙的影響。收成甚是歉薄。不由在小腦經裏都深藏着很憎惡的意念。火車剛一走過。便約齊發下一聲狂喊。在那喊聲中跳躍的也有。拍掌大笑的也有。指着火車後影破口大罵的也有。彎着腰拾石子向火車擲去的也有。種種頑皮動作。無非是憎惡的表現。和咒詛的實施。

這其中最爲興奮的。尤其是那金家的小四子。他叫罵了一陣不算。還拔足飛奔要追上前去與火車比賽速度。以顯他兩條腿的神通。并不亞於那怪物身下的車輪。雖追

了幾步終於落伍下來。但他裝出不屑於去追的神氣。掉過頭來做睨着他的同儕。又是哈哈的發聲狂笑。倒很像疆場上的一個勇士呢。那火車愈去愈遠。汽笛又連連響着。就中有一個人伸長着頸脖。手指着東北角上說道。

「車到了站。停住了呢。」果然便見那條黑影已遠遠地靜止着不動。還有幾盞燈火。在那裏穿梭般出沒。

那是一個極小極小的車站。與此處約莫有六七里路的距離。小四子的家。卻在那車站不遠的地方。他所以到這裏來的緣故。是因這處田野上的主人。認得他叔叔。招了他來做些刈草的農工的。現在天已黑了。工作也早完了。一瞬間的工夫。那火車又蠕蠕而動。走到人們眼界裏看不見的地方去。小四子也就別了衆人。一步一步的唱着山歌。走回到他的家。

這一足剛踏入他那三開間一目了然的小茅房時。從破桌子上。一盞洋油燈的微光底下。猛看見一位身穿黃色軍服頭戴金邊帽腰佩盒子砲的人。與他叔叔同坐在破

桌邊喝茶。不由使他嚇了一跳。疾忙退出這隻足來。暗想道不妙。我家從來沒有這樣的客。莫非今天咒罵了火車。那車上的老總特地下來尋我計較麼。不料他叔叔聽得門響。一眼早已看見了他。便大聲叫道。「小四子。回來得正好。見見這位剛才由火車新到的陳老總。」小四子見躲避不掉。便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來。直立在那人的面前。也不行禮。也不叫喚。祇骨碌着雙眼。緊看那人腰前所佩的盒子砲。生恐怕那人拔出來打他。倒是那人笑吟吟的霍地立了起來。指着他問他叔叔道。「這就是舅老爺嗎。」這種奇異而又尊重的稱呼。更越發教小四子聽了瞠目結舌。莫名其妙。

他叔叔一壁對那人說道。「請坐吧。這就是小姪。真是一個鄉下不懂禮節的野孩子。」一壁又向他笑着說道。「如今我們好了。你知道麼。」他搖了搖頭。他叔叔又道。「你姐姐嫁給了鎮守使藍大帥了。當着了官太太。日子過得很好。忽然想起我叔姪來。稟明大帥。就派了這位老總來

接我們去。往後你我叔姪不是叨着你姐姐和藍大帥的光。不也有好日子過了麼。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喜事啊。」他聽到這。才明白適才那人叫他舅老爺的意思。而且歡喜得恨不能又要跳喊着起來。

於是這一座小小茅屋。全被喜氣充滿了呢。小四子歡天喜地的劈頭所問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幾時動身看我姐姐去。」那人忙答道。「三太太巴不得早早見着你們。我看就是明早搭早車去罷。什麼都不用帶。橫豎那邊都有。走起來很便當呢。」小四子到此。便又知三太太是他姐姐新近的一種稱呼。忍不住又哈哈大笑道。「我三姐姐做的是三太太。真巧得很啊。」

年老的叔叔。此時佝偻着背。帶着微微的咳嗽。摸索到一個破爛的碗櫃裏。搬出一半瓶燒酒。兩包花生。放在桌上。對那人很謙虛的說道。「對不住。鄉下地方。什麼買不出。您用過晚飯了沒有。我替您熬點小米粥去。再不然。就隨便喝兩盃酒。我們談談心罷。」那人忙道。「老爺子。您不

用客氣啦。我不是早說過嗎。晚飯是在火車上吃過的。您不用張羅啦。我們喝喝酒。談談天。這樣就頂好啦。」於是

他叔叔就替那人滿斟上一盃酒。撮了一大把花生過去。接連自己也斟上一盃。并斟半盃給小四子。叫他也打橫坐在桌邊。

那人燒酒下肚。談鋒大發。便問他叔叔道。「您有幾位姪女。這一位爲什麼到外邊去的呢。」他叔叔好像嘆了一口氣似的答道。「我兄弟共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小子。」隨指着小四子又說道。「末一個小子就是他。當我兄弟在日。大姪女二姪女都嫁給種莊稼的人去了。惟有三姪女未曾說人家。我兄弟就在前三年一病身故啦。撇下小四子和他三姐姐無人照料。家裏又貧寒得很。我又是個無用的人。照顧不來。眼睜睜大家都不得了。恰巧小四子有個娘舅。素來在外邊碼頭上跑動。很有點流氓氣。他硬出壞主意。將小四子的三姐姐騙出去。賣到班子裏。後來我知道了。卻沒有法子可以贖伊回來。可憐我那一天不牽

腸掛肚。怕這孩子在外頭受罪啊。如今卻是好了。托天之福。伊嫁了藍大帥。當着三太太享福。總算是有了結果。可以使我放心。將來閉了眼睛。見了我那亡故的兄弟。也可以交代了。畢竟這孩子自小很伶俐。又有心胸。相貌上也不像沒福的樣子。今天果然闖出一個好世界來。然而這幾年總算辛苦了咧。我如今不想什麼。只求見了面後。把小四子交給伊。再由伊替小四子弄個安身立業的事情。我也就很爲心足的了。可憐我家兩房只有他這一條根啊。」說罷。滿面悽惶。竟落了幾點老淚在酒盃子裏。

那人卻忙勸道。「您要想開些。姑娘們在外頭做生意固然是不好。但不如此那裏遇得見藍大帥。嫁得著這樣的闊人。看來這也是緣分啊。現在您請放心。藍大帥正非常喜歡着三太太。說什麼依什麼。你老人家 and 舅老爺去。必定有很好的看待。三太太若不是心裏早有安排。也不叫我來接你們了。我看舅老爺此去前程遠大。一定可以撈個官兒來做做。就是你老人家。也可以在外邊享幾年老

太爺的福氣。作與我那時還要求您高抬貴手照應照應咧。」

他叔叔被那人這幾句好聽的說話得破涕爲笑。連忙又謙遜道：「但願能够托你老總金口的福。我們叔叔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你。不是你來接引我們。我叔叔那有和三姑娘——哦——三太太——見面的日子。就是小四子他年紀輕不懂事。將來也還得求你隨時教導咧。」說罷。笑吟吟地問小四子道：「你說是不是？」小四子在旁聽說他有官做。早已心花怒放。在暗中傻笑得合攏不住嘴。然而沒有他說話的機會。祇把兩道目光。緊射着那人所佩的一具盒子砲上。暗想他的心事。此時見叔叔問他。便掙扎出幾句話來問那人道：「您身上掛的那個東西。我認得。名兒叫盒子砲。是打得人死的。但不知帶這個東西的人。是不是官。我不管有官做沒官做。只想也有這麼一個盒子砲與我掛掛。我就很開心了。您看我三姐姐能够送給我一個盒子砲嗎？」那人不好意思說掛盒子

砲的并不是官。祇是跟官的馬弁。忸怩了一陣。含糊答應道：「掛這個的總也算是一個軍官了。大帥那裏。這東西很多。三太太替你要一個。一點兒也不難。不過我看還是掛軍刀的好。你不如討一把軍刀掛罷。」小四子搖搖頭道：「不……我只要盒子砲。」那人大笑道：「這就再容易不過了。」小四子聽說容易。又不免一陣狂喜。

這一晚上。他三人胡亂睡了一會。到黎明時分。小四子正做着很甜蜜的夢。夢見他三姐姐打扮得和戲臺上的皇后一樣。親手擎一具金色的盒子砲掛在他身上。不料他叔叔和那陳老總猛地將他推醒。說是「搭早班火車該是時候了。」便從睡眼朦朧中跟着一同上道。他叔叔看着屋子裏幾件破爛器具。還有點戀戀不捨。跑到門外邊取出一把鐵鎖。將門反鎖上。自言自語道：「過幾天我還要回來的。」走不了幾步。見隔壁一家豆腐舖。也已開了門。點着燈火。在那裏做早工。他叔叔立在道上喊了一聲道：「我們叔叔到遠處看親戚去。拜托你替我照看門呀。」

那老板見有軍人和他們同行。現出驚異的神情。胡亂答應了一聲。他們便一同放開大步。齊奔車站而去。

陳老總替他們買好了票。等着火車到來。一手扶着他叔叔。一手牽着小四子。一擁而上。占了幾個極大的座位。一瞬之間。火車又開動了。他叔叔二人都是頭一次出門坐火車。什麼全未經驗過。祇完全靜聽那陳老總的指導和安排。他叔叔如醉如癡的穩坐在座位上。一聲兒也不言語。小四子充滿着驚奇的意念。便豎眉瞪眼的到處亂望。見有幾個同車的人將臉朝着車廂往外頭看。不由也模仿着嘗試一回。恰巧便一眼看見他平日作工的田畝。此時天已大明了。好像會看見幾個從前的伴侶。但一凝神間。那似曾相識的地方。便飛也似的失去。只有一排排的電桿和樹木。往後亂躲亂退。就將他故鄉擠落到很遠很遠的後頭。漸漸只看見一段一段陌生的地方了。小四子在眼花撩亂的當兒。心頭陡的湧上一種說不出來的荒涼况味。便不敢再看了。只好縮回頭去。緊望着他那老邁

龍鍾的叔叔。倒是那陳老總很體諒他的寂寞。便一搭一搭的逗他叔叔說閒話。又在半途車站上停車的時節。買了些食物讓他們吃。小四子這才慢慢地有些慣。而逐漸減去些適纔的不安。

這一整晝的火車。小四子在上頭。便就是這樣吃東西。談閒話。看看車外景緻。胡亂混過。其中占得時間最多的。還是對於陳老總身上盒子砲的賞鑒。馴至於大着膽動手去摸撫。現出非常羨愛的神氣。陳老總想討他喜歡。索興解下來交給他玩弄。并教他怎樣射擊的方法。但真的子彈終未肯放在槍膛裏。怕他不知輕重。失手傷人。他叔叔見他隨便拿起來頑。勃然變色。連忙攔阻道。「不要洩氣呀。這不是鬧着頑兒的。」他倔強着道。「怕什麼。將來我向姐姐要一支來。天天都得玩弄他。不如現今學會。免得一旦使起來有外行的地方。招人好笑。」陳老總也說道。「不要緊。裏頭沒有裝子。就讓他玩玩罷。他這樣好武。將來總是軍營中有出息的人咧。」他聽了甚是得意。便越

發放開膽子。舉起一支空槍。叮叮噠噠的扳着機紐。要子。他叔叔只搖頭道。「吃軍營中一碗飯。究竟是要斃多少的危險。那有在家種地的好。」

到晚上。火車停到一個大一點的車站上。陳老總招呼他們下車。投宿在一家旅店裏。第二天一清早。起來另趕早道。陳老總和小四子分乘了兩匹馬。他叔叔卻坐的是驛車。小四子本是沒會騎過馬的。此刻要逞能。硬不肯坐在驛車上。像騎牛一般騎着馬。跟着陳老總馬後頭走。約莫走了半天路程。到了一所城池。陳老總揚鞭指道。「到啦。」加緊兩鞭。便走進城門。經過兩條街道。在一個巨大的衙門口停住。門上站着兩排兵。擎的卻是長杆槍。衣服也沒。有陳老總整齊。陳老總與小四子下得馬來。又從驛車裏扶下他叔叔。就一同走進去。沿路上偶爾有人問上一兩聲。陳老總總微笑着說。「這就是三太太的叔老太爺和舅老爺呀。小四子聽在耳裏。勉強鎮定着。裝出些舅老爺的架子來。大模大樣往裏頭走。」

走到上房。他三姐姐含着兩包眼淚。乾笑着立了起來。一手拉住小四子。一手扶他叔叔坐到椅兒上。問道。「叔叔。您這幾年好呀。」又向小四子道。「我想死了你們啦。」接着又忙問他們路上可曾辛苦。并叫人擺下酒飯來讓。他們吃。陳老總在這當兒交代過幾句話。便退出去了。他們在吃飯的時候。他叔叔就和他三姐姐絮絮叨叨的談起家常來。

他三姐姐說來說去。總是那幾句話。說是「不想在外頭吃了三年辛苦。還能見得着你們。」又偶爾提起藍大帥如何在倡門中娶伊到這裏來。現今又如何寵愛着。很帶些滿口的口氣。小四子一邊吃。一邊聽。一邊暗暗盤算怎樣開口向三姐姐要盒子砲。好些時候未曾開口。他三姐姐忽然笑向他說道。「怎麼啦。三年工夫。人都變傻了。話也不會說咧。」正在這說笑之間。飯已吃完。一個丫頭進來打起門帘。叫道。「大帥來啦。」嚇得他叔叔連忙拉着小四子站起。

小四子抬頭一看。見那大帥已經踱到房中間。心裏一陣害怕。又忙低下頭去。倒是那大帥先開口問他三姐姐道：「這就是你們家裏人嗎？」三姐姐笑應道：「是。」隨又向他們說道：「叔叔兄弟。見見我們大帥。」他叔叔頭巍巍趕忙作了一個長揖。又叱小四子道：「還不快與大帥叩頭嗎？」小四子那時卻已偷眼觀了大帥幾下。只見那人圍頭闊臉。高大的身材。絡腮的花白短鬚。滿面的凶惡皺紋。還有一對很猙獰的判官式的眼珠子。再看看他姐姐。朱唇玉面。皓齒明眸。比從前在家蓬頭亂髮的時節。越發的豐盈美好。不由心中暗暗納罕。這樣一個好姐姐。爲何嫁與一個這樣老而且醜的姐夫。猛地被叔叔叫醒。只好戰兢兢的扒下去叩了一個頭。嘴裏想叫一聲姐夫。又不敢叫。只含含糊糊哼了半聲大帥。

那大帥一把將小四子拉起。便張開破竹般喉嚨問道：

「你多大啦？」小四子細聲應道：「十六歲了。」那大帥端詳了一會。又道：「倒長得很高。像一個大人咧。」隨又向他

姐姐問道：「你比你兄弟大三歲。是不是？」他姐姐也笑道：「虧你還記得咧。」說得那大帥打了幾個哈哈。又問道：「你兄弟既然來了。又已是這麼大的人。弄點什麼事他做做呢？」他姐姐道：「左不是求您栽培呀？」他見時機已到。便斗膽要求道：「我只想掛一根盒子砲。」說罷。陡的「面紅耳熱起來。惟恐怕要不到手。那大帥卻很爽快的答應道：「好……就先派他一名馬弁罷。做馬弁就有盒子砲掛的。」他喜出望外。正想再叩一個頭道謝。不料他姐姐卻扁扁嘴道：「這又有什麼希罕。老二的小舅子。也當着馬弁。像狗一般被人使喚。」那大帥忙陪笑道：「得啦。我另眼看待他就是。要掛刀子。慢慢的來呀。你放心。我一定不讓他吃半點苦。并揀着了機會就提升他。」他姐姐卻還是淡然說道：「那麼憑你的心罷。」於是這一席話。就是這樣終結。定了小四子做馬弁的運命。還達着他掛盒子砲的志願咧。

那大帥又問道：「那麼還有你叔叔咧。」他姐姐道：「他老

人家年紀大了。不要幹什麼事。等一下我自和他商量。」

那大帥便搭訕着走了。他叔叔果然就與他姐姐很割切的說。還是願回家裏去。只希望給他一筆錢就行。他姐姐道：「也好。老家總是應該要的。姑且帶三千塊錢回去。把房子重新蓋一蓋。再買點田地。再替先人墳墓修理一修理。我也就對得起祖先了。」如此商量定妥。他叔叔在衙門裏只住了三天。便帶着錢和許多好穿好吃的東西。更由陳老總送了回去。臨別之時。小四子早已補上一名馬弁。把軍衣穿起。把盒子砲掛上。真是如願以償。心滿意足。直樂得手舞足蹈。絕對忘了他和老叔別離之苦。他叔叔念着兩房只此一子。本不願他幹這種差事。但攔阻不住。切實叮囑了幾聲。遇事謹慎些。也只好揮淚而別。

從此小四子就在這鎮守使署內當了一年有半的馬弁。學會了多少本事。長進了多少見識。又明白了多少世情。他知道他姐姐只是一個倡門中下賤的妓女。碰着大帥高興。花了錢買回來作三姨太太的。在名分上是占不着

大帥家庭中尊重的地位。他又知道他自己是仗着姨太太小舅子的資格做馬弁。不是什麼有體面的事。背後有許多人瞧他不起。他又知道大帥的姨太太不止他姐姐一個。先前有個二姨太。伊兄弟也當着馬弁。雖說現在二姨太已不得寵。但大帥是否能夠永遠愛着他姐姐。是很難預料。並有許多人不滿意他姐姐。成天的想着機會將伊推倒。伊眼前的地位。實在是一天比一天危險。他又知道做馬弁的并非軍官。掛刀子才是軍官。要想圖前程。還是得要想辦法弄把軍刀掛掛。但他起初第一個念頭就看中了那盒子砲。至今還是對那件東西感情很好。一年到頭。掛在身上不離。服裝也穿得很整齊。時時現出他尚武的精神。和軒昂的狀態。到晚上就枕着盒子砲睡。親愛得非常密切。沒事時還擦拾得雪白透亮。像珍珠什麼異寶一般。他又很能盡忠於他那馬弁的職務。不拘什麼差事。他都很勤懇去做。打算不從這羞恥的內援上圖活動。單憑自己的功勞和本能。掙一個軍官的前程。教人尊他

一聲道地的軍人。和有志氣的好漢子。

但人事變化得很迅速。隔不了好久。他姐姐果然不出他所慮。失了大帥的愛寵。新來了倡門中一個同樣的女子。補了第四姨太太的缺。與大帥打得火一般熱。他姐姐忿氣填胸。常與大帥吵鬧。誰知觸惱了大帥。越發沒有好顏色給他姐姐看。只落得終日以眼淚洗面。他祕密中勸過他姐姐好幾次。「諸事要想開些。吵鬧徒傷感情。反弄得不可收拾。」但他姐姐祇是不聽。他不禁暗暗嘆息。明明靠山已倒。不惟掛軍刀的希望斷絕。連這馬弁的地位都有些動搖。然而他總是捨不得那根相依爲命的盒子砲。只索咬緊牙關。再也不到他姐姐裏邊去。惟恐怕捲入漩渦。與他不利。他就成了一個毫無心肝的人。把盒子砲看得比他姐姐還重。每日裝做沒事的一般。涎着臉幹他戀棧的馬弁。打算混過一時且過一時。

然而到底有混不過去的時候咧。有一晚上。夜半四點鐘的時候。衙門中忽然鼎沸起來。值日的馬弁。狂吹着哨笛。

所有的馬弁全都從睡夢中驚醒。整頓武裝。到大堂邊站隊。小四子也慌忙帶好那支盒子砲上來。只見大帥像一頭發狂的野獸一般。在大堂上咆哮着道。「三姨太同馬弁劉德彪私逃了。你們快騎馬去追。別要讓這一對狗男女趕上了火車。追着了就通通用槍打死。割下腦袋回來見我。還有好些個珠寶銀錢。兩大礼包。也得奪回來。我重的有賞。快去。快去。」小四子聽明。宛如頭頂上打了個大焦雷。連魂都嚇飛了。但也只好跟着他們出發。

不料大帥一眼看見了他。大聲喝住道。「小四子。站着。這個壞種。與他們一黨的。別讓他去。剝下他的軍衣和盒子砲來。」大眾聞言。正要動手。小四子趕緊上前幾步。跪在地下。放聲大哭道。「大帥呀。我雖是伊的兄弟。然而總算是當的大帥的差事。受的大帥的恩典。伊做出這種不端的事。我那還能認伊是姐姐。如今我是只知道服從大帥的。請大帥息怒。暫容小的辦這一趟差。我一定奮勇當先。追着伊。割下伊的腦袋。明明我的心。大帥。您且容我這一

遭待我慢慢的報效您罷。」那大帥想了想，忽然哈哈大笑道：「好……這賤人忒可惡了，就讓他親兄弟打死他，出出我的惡氣，你們全聽着，此去無論誰抓住了那賤人，都得叫小四子動手開槍，小心點，別要連這小東西都讓他逃跑了。」小四子這才扒了起來，隨着衆人趕忙上馬就道。

一路上像盪醉了酒的一般，也不與人說話，也不想吃東西。心裏似乎攔了一塊大石頭，腦經中是炸裂着發痛。兩隻眼眶內哭不出淚來，只覺得儘往外冒火。思想上尤極是雜亂得異常，連自己都捉摸不定。一會兒看見那支可愛的盒子砲依然存在，便仰天大笑一回。一會兒想起這支盒子砲是就要打死他姐姐的，又覺有點不忍，便又急得嗚咽起來。

追了一陣，天已大明，遠遠看見路旁一家飯店門首，有兩匹馬繫着，那陳老總就高聲嚷道：「那兩匹馬我認得是本衙裏的，那一男一女一定在這裏歇腳，小四子，快上前

動手，我是監督着你的，你要放明白些呀。」小四子勢逼處此，以爲陳老總所說的明白，是問他還要不要盒子砲。若是要的，就應該不顧姊弟之情，他猛的把心一橫，死勁的用手向胸前盒子砲一拍，勒緊絲繩，一馬當先，直往那飯店衝去，口中不住呢喃自語道：「姐姐呀，小弟今天顧不得你了啊。」

這樣射箭似的奔馳，不一會就追到了飯店門口，翻身下馬，拔出那支盒子砲來，用手指扣着扳機，冒着頭就往裏跑。剛走進大門，便一眼看見他姐姐正和那劉德彪在一個廂房裏用飯，他靈敏的腦經，一觸便想到這齣慘劇的罪魁禍首就是此人，毫不遲疑的，便順手放了一槍，將劉德彪打倒，隨又移動槍管對準到姐姐身上，他姐姐忽然大叫道：「小四子，你姐姐替你弄了一根盒子砲，你今天竟打起自家人來了麼？」他彼一言提醒，天性就登時回復過來，明明認得是自家骨肉，急切中竟下不了這個毒手，說時遲，那時快，後面追兵趕到，陳老總也擎着槍進

來了。槍口還是對着他三姐姐。正要施放咧。小四子陡的不願意起來。自家人畢竟還是自家人啊。而且從這不願意的一念。很容易引起火一般的憤怒之燄。絲毫不加思索的。純乎出於自然的。竟隨便放了一響保護他姐姐抵抗外人的槍。連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意義咧。

陳老總在這一粒子彈下送了性命。倒在門邊上淪血。後來的人看了。很出乎意外。都嚷起來道。「小四子反了」便一齊拔出槍來了咧。小四子變成一個瘋人模樣。也大嚷而特嚷道。「好姐姐。親姐姐。我終是你的兄弟。我終得要保護你的。你緊靠到我身邊來罷。盒子砲究竟是最可愛的好東西。放出子彈來多麼好頑。今天讓我頑一個痛快。多打死幾個人。然後我再陪着姐姐手拉着手一道兒死。也很值得了咧。」一邊嚷。一邊將姐姐拉到身旁。單手緊

緊抱住。另一隻手就左右擺動着亂放其盒子砲。那羣馬奔猝不及防。東倒西歪的打壞了好幾個。其餘的人怒了。下一個總攻擊。幾倍以上的盒子砲。也回射到小四子姊弟身上來。小四子來不及裝第二排子彈。就雙雙被衆人打倒。

事後。有許多人圍攏來看。只見他兩姊弟身上鮮紅的血溶成一片。辨不出是誰的來。小四子雖然倒在地上。圓睜着兩隻怒眼。虎虎若有生氣。一隻手緊抱着他姐姐的尸骸。一隻手的堅持着那支盒子砲。都很容易扳開掉。總算是一不會負了姐姐。二不會失卻盒子砲。死得很美滿很壯烈咧。

(完)

最適孩童應用之香皂

棕欖香皂

欲孩童之發育健全必先清潔
其皮膚欲皮膚之清潔必須選
擇適當之香皂擇其清潔之力

美製



大而無傷嫩
膚者棕欖香皂即
為最適孩童應用
之香皂凡為家長者幸即購用
注意現在各處出售之棕欖香皂已加改良香
料加重改威美盒蓋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基礎

凡物必先有基礎。而後可以繼長增高。人生之於事業亦然。儲蓄者。卽人生事業之基礎也。能在本會儲蓄而得特獎。卽有二萬數千餘元之基礎。卽不然而得頭獎。或至期滿還本。亦有二千餘元之基礎。基礎無論多少。終勝於空手以立事業。故在少年時代之人。或爲子女算計。皆不可不儲蓄以爲之基礎。不但儲蓄之人應有基礎。卽儲蓄機關亦不可不有基礎。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已有一千餘萬。是卽本會最堅固之基礎。因此而儲戶之信用日著。本會之發達日盛。皆有藉於此基礎之力也。敬告世人。均宜爲自己之基礎。而速儲蓄。尤宜爲儲蓄之當有基礎。而速來本會入會。此佈。

詳章函索卽寄

上海法租界
多亞路七號

愛
萬國儲蓄會啓

克魯伊洛夫寓言（二十續）

唐小園轉譯

第八十九 獸疫

山林之中，發生了瘟疫。這種瘟疫，傳染獸類，非常迅速；可以說是可怖的天罰，也可以說是自然界的恐慌。

野獸等，到了此時，多半受了傳染，全是哭着號着，向地獄裏跑；倒像是有人開了地獄門，在那裏歡迎牠們似的。已死的野獸，已經滿山滿谷，然繼續感受瘟疫，隨後要死的，還不知有多少。那殘忍的死神，對於這些野獸，一點也不愛惜，一個一個的，把牠們殺死。如同割草一般。就是那尚未死的野獸，也覺着死神已立在自己的面前，早晚是要死的，決不敢做逃生的希望。

牠們因為恐怖的緣故，以前的性情，全都變了：那些

凶惡的猛獸，也不凶惡了；狼也不喫羊了，全都很溫和馴順的，像山中的隱士一樣；狐是歡喜喫雞的，然此刻却與雞和好，決不喫牠，自己退到洞穴裏，實行斷食主義去了，牠們以前貪喫的心，到此刻全沒有了；雌雄的鴿子，向來伉儷甚篤，此刻却很冷淡，一點愛情都沒有了，既無愛情，還有甚麼樂事呢。

當瘟疫盛行的當兒，獅子以獸王的資格，招集羣獸會議，共籌防疫的辦法。羣獸為保全生命，全來集會。牠們圍繞着獸王，恭恭敬敬的落坐，一聲也不敢言語，專等着獅子發言。

獅子說道：「諸君！此次天降瘟疫，是因為我們犯

罪過多，所以引起神怒。我們中間，凡是犯過大罪的，應當自發心願，犧牲己身，供獻神人。這樣一辦，或者得神人饒恕，息止瘟疫，也未可知。我們果能虔心信神，神人必然息怒，這是可以斷定的。我親愛的同胞啊！在歷史上，以身體做犧牲，供獻神人的事，很多很多，大約諸君也都知道。所以我們應當虔心懺悔，曾在何時何地，犯過甚麼罪，所犯的罪，是否出於本心，抑或由於萬不得已，全要當衆表白，不可隱諱。諸君哪！我們懺悔罷！……第一，先從我起，我要發露懺悔啦！——啊啊！罪惡的事體，祇要一說，就覺着痛心，然而終須懺悔呀！——我是個有罪的呀！我曾經遇見過些個可憐的羊，一語不發，就把牠們喫了；還有一次，喫了一個無罪的牧人。我既做過這樣的罪惡，自應犧牲身體，供獻神人；然而我是首先懺悔的，我的罪惡，究竟是否最重大的罪惡，尚不可知。諸君也要把自己的罪惡，表白出來，然後從大衆中間，選出一個罪惡最重的來，做爲供神的犧牲。這樣辦法，纔合神人的意旨呢！」

獅子剛說完，狐便向獅子說道：「大王！大王！你實在是仁德的大王啊！你的心，是慈祥正直的，所以那兩件事，認爲自己的罪惡。大王若也像我們那樣的懦弱，每做一事，必要從良心之命，豈不要餓死了麼？還不但如此，請大王聽我說！大王喫了那些個羊，那是羊的無上光榮，豈是大王的罪呢！至於喫牧人一節，我們全應當致謝大王。大王如能時時的教訓教訓他們，也是件功德呀！那無尾之族，非常狂妄，他們的書籍的裏面，居然說「人類是萬物之靈；」大王教訓他們，還不是應當的嗎？」

狐的話，剛剛說完，羣獸全都爭先恐後的，向獅子獻媚；並且異口同音的讚美牠，全說牠所懺悔的兩件事，是功德，不是罪惡。

獅子既然懺悔過了，其次便是熊，再其次便是虎狼等等，全都在羣獸面前，表白自己的罪惡。牠們全做過許多殘忍不道德的行爲，然而沒有一個詭難牠們的。因爲牠們爪牙鋒利，身大力強，所以羣獸全說牠們的行爲，是

正當的行爲；不但認爲正當的行爲，並且讚歎牠們是出衆的善士。

一個一個的懺悔，漸漸到了那溫和厚重的牛了。牠在羣獸面前懺悔道：「我也是個有罪的呀！在五年前前的冬天，有一天，我沒有喫食了，便到朋友家借糧。一連借了幾家，誰也不肯借給我。我因爲腹中餓得難過，萬分無法，便在和尙的草梁上，偷了一捆枯草喫了。」

羣獸聽了牛懺悔的話，立刻議論紛紛，騷擾起來；熊、虎、狐三個，尤其憤怒。牠們說道：「快看看這樣的囚漢哪！偷旁人的枯草喫，真是罪大惡極，我們無故遭了天罰，全是這牛招出來的喇！這個凶惡的棍徒啊！牠既是犯了這樣的大罪，我們祇好用牠那戴角的頭顱，供獻神人，以救大衆的性命，以息可怕的瘟疫。真的！此地瘟疫流行，全是因爲牠犯了重罪啦！」

於是這個牛，受了死刑的宣告，架起火來，把牠燒死了。

我們人類社會，這一類的事體也很多。人若是太老實了，終不免受有罪的宣告啊！

第九十 小溪

一個牧人，立在小溪的岸上，悲悲切切的唱歌。他唱道：「悲傷難排遣，此恨無窮期。」他爲甚麼唱這樣悲歌呢？原來他有一個小羊，是他最心愛的，在四五天以前，落在大河裏淹死了。

小溪聽了牧人的悲歌，便氣憤憤的，向大河說道：「你貪饑無厭的東西呀！你的水，汪洋汪洋的，這是何苦呢？爲甚麼不照我的樣子，把河漕做得淺淺的，使一切生物，平平安安的渡過去呢？你爲甚麼深得看不見底，使一切生物，供你的吞食呢？你仔細想一想！也應該潛身地底，羞愧難當罷？天若是賞給我極大的水量，我僅用牠做個自然界的裝飾，決不能像你那樣的貪饑，連一隻小雞，我也不肯不害牠。你看我的水，或流在人家的左右，或流在

林木的中間，何等的溫和？我也時流到山谷和草地，但是一切草木，我祇溫溫存存的滋潤牠，決不取牠們一個葉子。總而言之，我的水直流到大海，凡是我經過之地，全是澄淨平穩的流着，不論流到何處，祇知行些善事，斷不做絲毫殘忍的事，更不肯釀成水災呀！

此刻小溪口中是這樣說，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存心。那麼，後來怎麼樣呢？

不過一星期。那烏黑的雲，把附近的山，遮得異常嚴密，下起大雨來了。這小溪的水，日漸增加，很快很快，便同大河一樣了。

小溪既變成大河，不知甚麼緣故，牠那慈祥優婉的心，便不見了。牠那挾着泥沙的濁水，從兩岸溢了出來，帶着絕大的威勢，橫流而下；把千年的古木，都連根拔出；排山倒峽的聲音，在數十里之外，全聽得清清楚楚，非常可怕。

不但如此，還有想不到的事呢！牠以前聽見牧人的

悲歌，便氣憤不平，毫不客氣的，向大河大罵了一番，足見牠對那牧人，是極表同情的了；可是到了此事，竟倚仗着汎濫的勢力，把那牧人和牧人養的家畜，完全淹死；連牧人住的房屋，都不知沖到何處去了。

~~~~~  
許多的小溪，緩慢的流着，那流水的聲音，可以表明牠慈祥優婉的心性；然而這是因為水少的緣故！譯者案：青年學生，在學生時代，有一個不罵官僚軍閥的麼？及至學生作了官僚，作了軍閥，又怎麼樣呢？也不過像這個小溪變成大河罷了。由小溪變成的大河，原來比舊日的大河，還可怕呢！唉！小溪呀！唉！青年學生啊！

我譯書至此，特加十二分的敬意，忠告我最親愛最崇拜的青年學生曰：「有學問，還要輔之以操守。若自知操守不堅，宜深藏以養之，斷不可冒冒失失的，跑出茅廬。」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怕的很哪！」

# 人生之謎

禮恪

可恨這萬惡的天，在乾淨的地球上，密佈了無量數

流毒，何以一毒至此？

的圈套，時時刻刻的來引誘我們，撕滅我們；內中有四個圈套，他的吸引力要算最強了！就是：「金錢」「愛情」「虛

一面他自己要猛力的鑽進去，一面再有這萬惡的天，低眉含笑地來引誘他歡迎他；一經鑽進了這些圈套，

榮」「神仙」世間的人，望着這四個圈套，無論老少男女，

就是進了現世的地獄，內中有無窮的妖魔，來戕賊他的

賢，惡，智，愚，大家都拚命的想鑽進去，假使鑽不進，就要不

本能，迷惑他的天良；吸乾他的精神；破壞他的血肉；停息

滿意不快活，歎口氣說道：「沒有福氣！」但我還是堅忍不

他的活潑；斷絕他的生機；漸漸地送他到老衰國裏，刻刻

拔的終想鑽進去才罷，鑽到死也不敢休，咳！可憐這些圈

兒迫他走入黃泉路上；然而我到死還說：「圈套裏生活，

套的地位有限的，你要鑽，我要鑽，他也要鑽，怎能容得爾

究竟快活！」在圈套外邊的人，聽得這聲浪，熱度尤加高

許人的鑽！於是大家傾軋啊！決鬪啊！慘殺啊！世界上一幕

了！只恨自己前世不修，今世沒有福氣，遂下了一個決心，

一幕的慘劇，無非都發源在這四個圈套，這四個圈套的

說道：「今世我鑽不進，來世終要鑽進去，我鑽不進，叫我

的子孫要鑽進去。」

現在我要請問大家：死不肯放手的要鑽進這些圈套，究竟爲什麼？我想他們一定萬口同聲的答道：『爲求快活。』快活固然爲人生的目的，然而我再要請問你們『鑽進了這些圈套，究竟是否快活？』就算真真得到快活，可是你們有生以來，損耗了幾百萬滴的精力，破裂了幾千萬粒的細胞；經過了幾許的痛苦，遭遇了幾多的煩惱；和你現在所得的快活，相加減下來，是否合算？

咳！可憐的人生，起而餐，餐而作；作而息，息而夢，夢而起；熙熙擾擾，忙個不休，分秒不離的只管和這些圈套的吸引力相感應，好一個「萬物之靈」竟直成了四大圈套的寄生蟲了！幾十年後，忽遂奄然而死，囫圇吞棗，做了一世鑽圈套的迷夢！我勸大家快快和這萬惡的天，奮鬪起來，拿他所設的圈套，一個一個撕滅了，從黑暗中覓取光明，教你們覓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去求人生的真快活。

罷！

有人道：『從黃帝紀元起，到現在民國十二年，內中的社會現狀和人民生活，終逃不了「水滸」「紅樓」「西遊記」「封神傳」四部小說。』這四部小說，想大家都曾看見過的：內中無非是「盜」「娼」「官」「佛」四樣模型。換一句話說，就是「金錢」「愛情」「虛榮」「神仙」四個圈套的作用。唉！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世界舞臺上，只管演着這四部小說的活劇呢？時演，刻演，演來演去，終是這四部老脚本，演了四千七百年，也不覺得他討厭，還拚命要演下去，究竟演到什麼時候，可以重打新劇本來演呢？我想不到地球末日，這四本劇本總是不肯停演啊！

咳！可憐像機械般的劇員，你們爲什麼不去掉掉花頭，重打一本「人生的真快活」的戲本來演演看呢？

(完)

頂 五 國 頂  
**紅 金 龍 香 烟**

今有烟二種。一為國債。其一則否。君購國債。手為國家挽回少許之利權。否則為國家增漏卮矣。以彼例此。孰得孰失。惟諸君實圖利之。



以彼例此孰得孰失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蔻丹



男女同校。交際公開。握手言歡。既流行於社會。耳鬢斯磨。尤習見於課堂。接觸既密。觀察自精。手臂指甲。最易注目。如指甲搽嫩。手臂粗裂。他人雖未明言。自己實慚形穢。幸有蔻丹修指品出。不必多費工夫。即使手如玉。與人晤對。坦然無憂。其安樂為何如乎。蔻丹修指品。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司製造。上海四川路。威厘洋行總經理。天津代表大沽路美利洋行。漢口代表俄界老巴公房隆昌公司。

姓名  
詳細住址  
小10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蔻丹樣品小盒寄下一個為盼。上海郵局第五零九號信箱。囑風洋行轉交蔻丹修指用品公司台鑒。此盒係由上海寄奉。





譯 芝 敏

By Clement Frezandié.

第二十篇 飛馬

小引

一人問道。佐爾。你說你會瞧見的嗎。佐爾答道。正是。我果會瞧見那匹飛馬。而且瞧見得很清楚。和現在瞧見你一般。那人又問道。那時候。你莫非喝醉了酒嗎。佐爾道。不會。那時候。我非但不會喝醉酒。而且連一滴酒也不會喝啊。這講話的所在。是在鄉間一家酒店裏。佐爾說了這話。旁邊的人們。都哄堂大笑起來。但佐爾們神情很凝重的。接着說道。你們必是以爲我是喝醉了酒。所以有那幻覺。其實我並未喝過酒。可見決不是我的幻覺。那人道。也許是一種新式的飛機呀。佐爾道。不是。決然是我。我住在鄉間。爲時雖尙未久。但馬我本來認識的。我瞧見的那個東西。委實是一

匹馬。他身上有毛。有尾巴。有牙齒。以及其他種種的部分。再有兩個很大的翅膀。又有一個人。名叫戴夫的。也道。諸位。你們莫以為佐爾是信口亂說。我也曾親眼瞧見的。我瞧見那飛馬落在河旁。很寧靜的站在那裏。他的身體。比較普通的馬。長大一些。當時我想把他捉住。便悄悄的向他走去。但當我走到離他二十尺的光景。他已瞧見了我。便祇用兩隻後腿着地。身體站立起來。並高聲對我道。回去。回去。那第一個講話的人。聽到這裏。又道。我想你瞧見的。莫非是一隻非洲生產的珠雞。因為那珠雞的鳴聲。很像。是回去回去。在座的人們聽了這話。又轟然大笑。戴爾被他們這一陣笑。覺得難為情起來。紅漲着臉。再道。我老實對你們講。當時那飛馬對我講的話。還不祇這兩句。他且把我喚做愚夫。這樣看來。他當然不是珠雞了。第四個人插言道。當真有這樣的馬嗎。能够高飛。能夠講話的馬。到是一件最最希奇。最有價值的東西。可惜我沒有眼福。不會瞧見。又有一人名叫科尼的。也道。我並未會聽見那

馬講話。我祇聽見他長嘶。當我瞧見他時。他正飛向空中。他的背上。並騎着一位女神。當我抬頭望着的當兒。又瞧見那位女神。張開伊的翅膀。也飛了起來。在那馬的四周。飛了一會。復行落到那馬背上。並不是坐在馬背上。却是挺直的站着。和那些馬戲團中的姑娘們獻藝一般。科尼講到這裏。大眾又笑了一陣。但科尼的態度。仍很凝重。衆人當中。有一個少年人。高聲喊道。科尼。你雖喜歡撒謊。可惜還沒有撒謊的本領。所以撒出謊來。露着很顯明的破綻。科尼忙問道。我是否撒謊。我暫不辯論。我到要先請教你。有甚麼破綻呢。這少年人道。你說那女神也有翅膀。伊既然長有翅膀。自然能飛。何必又騎在飛馬的背上呢。伊不會用伊的翅膀飛行嗎。

## 一

在那些鄉人們講話的前三個月。瓊李在哈博士屋中的頂閣裏。見有一隻很大的木箱。想開開來瞧瞧。怎奈箱門鎖着。後來伊會見了哈博士。便問他那木箱中。藏着些甚

麼。哈博士先笑了一笑。纔答道。那箱中藏着的。是一種飛行機械的模型。這是我早年製造的。那種機械所以能够飛行。是因為有翅膀。能够上下的掀撲。珮字懇求道。博士。這也是新鮮頑意兒。請你給我瞧瞧。哈博士點頭答應。便把那木箱開了。把那種機械。給珮字瞧着。珮字瞧見了。很覺可愛。因為那模型是用石頭雕成。真是一件美術品。翅膀是用真的烏毛製造。都是白色。珮字忍不住的高聲道。這是多麼美麗啊。博士。你可曾試驗過。他能够飛起嗎。哈博士道。雖然能够飛起。又有甚麼用處呢。推進器的功用。比較翅膀。要高明許多。那末我又何必製造有翅膀的飛行機呢。珮字道。博士。不必管他的功用大小。我請問你。你能够造成一具有翅膀的飛行機嗎。哈博士道。這有甚麼不能。要製造有翅膀的飛行機。並不是何等難事啊。現在我已有一種方法。可以製成人工的翅膀。倘拿來扣在人的身上。這人便能飛行。比較現在所有的有翅膀的動物。且格外飛得快。珮字很懇切的道。博士。這話當真嗎。如

果當真。我便有一件事。必須懇求你了。珮字說到這裏。伸出一隻膀臂。抱住哈博士的頸項。再道。我請你把那可愛的人工的翅膀。裝在我肩頭的下面。我不是便可和烏雀一般。隨意在空中飛行了嗎。我更要請你替我製造一匹有翅膀的馬。……這馬必須能在地上跑。又能在空中飛。博士。你能答應我嗎。哈博士聽了這話。起初搖了搖頭。表示不能答應的意思。哈博士雖曾發明了許多新奇物件。但直到如今。竟不曾發明出一個方法。可以抵制婦人們的要求。而消除伊們心中的妄念。所以既經珮字苦苦的央求後。竟無可奈何。祇得答應下來。替伊製造這兩種物件了。哈博士製造有角膀的馬。並未遇着何等困難。因為他曾經造過一種人造的馬。是供給農夫們耕田用的。這馬是拿汽油當做燃料。可以耕田。可以駕車。凡是真馬能做的事務。他都能做。哈博士又曾造過一匹馬。是用鑄錠摩託。形狀和真馬無二。並把一張真馬的皮。披在他的身上。所以便更像是真馬了。這馬的身體。很是闊大。一個人

可以舒舒適適的。睡在這馬的腹中。這馬既能夠行路。又能夠奔跑。完全聽人的指揮。因為本有這種馬。哈博士祇須把那大翅膀。裝在馬的肩頭。因這翅膀的掀撲。便能使得這匹馬。從地上飛起。在空中飛行。和鳥雀一般了。這大翅膀所以能夠掀撲。因為有一具牽曳物。旋轉那聯動輪盤。因聯動輪盤的旋轉。那翅膀便掀撲不停了。至於掀撲的遲速。另有一具聯動器控制着。可以隨意的指使。這馬的頭。是用印度樹膠製造。當中是空的。却有一根管子。通到引擎上。可以壓縮空氣。使這樹膠的馬頭。十分飽滿。這馬又可做出種種和真的一般的動作。如抬腿。掉頭或搖頭。轉動他玻璃的眼睛。和張開嘴。並裝着一種特別的響笛。可以放出馬鳴和馬嘶的聲音。但佩李猶以為未足。要求哈博士再把一具特製的號角。裝在這馬的嘴裏。可以發出和佩李一樣的聲音。佩李却仍不以為然。說道。這樣顯而易見是假的了。最好發出嘎聲。使人家聽見了。以為當真是這馬講話呢。至於佩李自用的翅膀。哈博士製造

時。却比較的受着些困難。這翅膀也是用鑄錠摩託。因為有一種特別的生熱的方法。一格蘭的鑄錠。可以很快的分解。產生出充足的力量。運動這翅膀。使得佩李飛將起來。汽油摩託。原也可用。不過覺得繁重些罷了。至於這翅膀的本身。完全用白色鳥毛製成。清潔秀麗極了。哈博士製成之後。便把這兩隻翅膀。裝置在佩李的肩下。佩李照着鏡子瞧看。高興得甚麼似的高聲說道。我簡直變成了神女了。當我實行飛行時。我再將定製一套特別的衣服呢。

說得確切些。這兩隻翅膀。並不是直接的裝在佩李的身上。却是裝在一種輕便而堅強的金屬衣上。這金屬衣是穿在伊普通衣服的後面。剛正包裹住伊的大腿和上半截身體。這金屬衣雖貼在伊的皮膚上。但因爲會經過特別的製造。是絕不會擦傷伊的皮膚的。至於控制這一隻飛馬。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但佩李索來會開汽車。年紀又輕。又富於決心。既經哈博士的指教後。不久伊便已會

得控制了。伊既已能夠控制飛馬。其餘便沒有甚麼難事。因為控制兩隻翅膀的方法。是很簡單。格外容易領會的。

哈博士又吩咐伊。當初飛的時候。不

可飛得很遠。祇可在哈博士莊房的左近。飛上一會。更須在夜裏飛行。免

得被外人聽見了。惹出許多猜疑和

物議。但瓊字因為心中太高興了。又

因為控制飛馬和翅膀。都很得法。便

不遵從哈博士的吩咐。飛出了哈博

士指定的範圍以外去了。因此上面

所述的那三個農夫。便能聽見。再則

瓊字非但不躲避他們。且要在他們

面前炫耀。瓊字雖已有了十八歲。却

仍是小孩子的脾氣呢。

瓊字愛那飛馬的心。固然很深切。却

更愛伊的兩隻翅膀。這兩隻翅膀。原是裝在那件金屬的

衣上。金屬的衣。可是藏在伊普通的衣服的後面。所以看上去。這兩隻翅膀。很像是天然的生長在伊身上的。當



。時飛在空中時却一像女神。

伊飛在空中時。又很像是那些圖畫中畫的女神一般。不

過那飛馬和翅膀。都不能夠飛行得很快。所以不必像乘坐飛機。必須上戴那頂遮住頭面的盔帽。儘可露着本來的面目。因為這一層。珮字的面貌。本來很美麗。便越發像做天上的女神了。

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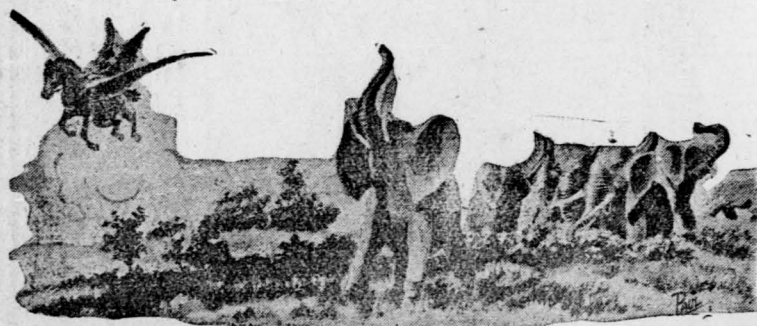
哈博士說道。珮字聽着。現在我要前往非洲。作短期的遊歷。你可願意和我一同前往嗎。珮字聽了這話。忙應道。你問我願意不願意嗎。老實說。我豈有不願意的道理。但有一層。我要請問你。你忽然的去到非洲。有甚麼事務呢。哈博士道。沒有事務。我當然不會去了。我這回前往非洲。實在是爲着研究一個大問題。便是要研究明白。能不能夠把地中海的水。引導前去。灌溉撒哈拉的沙漠。據許多人說。這件事是可能的。但又有人說是辦不到的。因爲那沙漠的大部分。是高過海面。若要灌溉那沙漠。最好的方法。莫如在那沙漠中。造幾個人造湖。我因爲這樁事情。很是重大。所以要親自前去。實地調查一番。如果事屬可行。且

很有利益。我便將擔任實行了。珮字問道。那末你預備幾時動身呢。哈博士答道。輪船是星期二日開行。不知你預備起來。可否來得及。珮字不加思索。脫口應道。博士。你儘管放心。我連忙預備起來。定然來得及。絕不會誤事。我且想把我的飛馬的翅膀。都一同帶去。我便可飛在空中。察看撒哈拉沙漠的狀況。如果事有湊巧。我更可瞧見雄獅或巨象行獵呢。那是多麼有趣啊。

一二

哈博士說道。珮字。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你聽見了。一定很快樂的。明天我們可以出去。作一種偉大的行獵。原來據嚮導人告訴我。他說距離這裏。不足兩里路的地方。那裏有一羣野象。再有一羣雄獅。也距離不遠。你可以前去頑耍一番了。不過我有一句話。你必須遵從。你前去時。千萬要格外謹慎。你騎在你的飛馬的背上。祇須那機械運動確切。不生毛病。祇須你能不疎忽。你原可不曾遇着何等危險。那機械。我曾精細的考查過。是非常靈便。而

正確的。再則你的肩下。又有兩隻翅膀。萬一飛馬發生了何等意外。你仗着你的翅膀。也可高飛在空中。也不致於便陷入危險的地位。不過爲格外鄭重起見。你必須謹慎些好。佩字聽了這番話。連連點頭道。博士。你這話一些不錯。我自當遵從。佩字雖然這樣說。神情之間。却似乎以爲哈博士未免過慮。哈博士是一位識見高超的人。能夠觀人於微。佩字這一種神情。豈有瞧不出的道理。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却也不再說甚麼。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天氣很是晴和。哈博士率領着兩個亞刺伯的僕人。和一隊土人。一同動身。前往那巨象聚集的所在去。至於佩字。却騎着伊的飛馬。隨着伊自家的意思。先行動身。飛馬前進。



那一羣巨象的領袖。瞧見了這四飛馬。立刻出發。一種奇驚的聲呼。

的速率。自然勝過人們的步行。於是佩字飛行了不多一會。已首先瞧見那些巨象了。

那一羣巨象的領袖。瞧見了這四飛馬。立刻發出一種驚異的呼聲。於是一羣巨象。都聚攏在一起。神情很是惶惑。不知是奔走的好。還是佔住地位的好。佩字因爲哈博士等一千人。已趕來行獵。不肯驅散了他們的目的物。便不去驚擾。這一羣巨象。祇在四下裏飛行。偵察雄獅的所在。但飛行了一會之後。並不見有雄獅。却瞧見了別一種景況。是甚麼景況呢。原來是一座人類的帳棚。佩字瞧見了這帳棚。心下很是驚奇。明知帳棚中的人們。驟然瞧見了伊這飛馬。難保不開鎗射擊。但因受好奇心的激

動。便顧不了這種危險。決意飛近前去。察看個明白。又因為飛得太高。瞧不清楚。便一壁前進。一壁低落。可是在這帳棚中的人們。並不會留心到伊。因為他們本是來獵取雄獅的。因曾瞧見附近的叢草中。正有幾頭雄獅。便

都趕將前去。把那些雄獅包圍起來。後來珮字忽瞧見了一種景況。不禁渾身的血液。幾乎都因而停止流動了。原來有一頭大雄獅。正輕輕悄悄的。向一個獵戶的身後走去。這獵戶正跪在一株樹的旁邊。眼睛望着對面。一些不會顧到身後。珮字既然瞧見了。正想放大聲音。喚起

這獵戶的注意。怎奈已經來不及。當未喊出口。那雄獅一聳身。已把這獵戶撲倒在地上。隨即張開大嘴。把他咬住。掉頭奔去。那種神情。正好似一隻大貓。撲捉一隻小鼠。珮



那雄獅一聳身。已把這獵戶撲倒在地。上地

字又驚又急。險些兒從飛馬的背上。跌落下去。再瞧這個獵戶。並不是當地的土人。却正是一個白人。諒必是到這裏來旅行的人。或是特來探險的。珮字的飛馬的鞍上。本掛有一支來復鎗。身邊又帶着兩支手鎗。但不敢取到手

裏開放。因為飛馬飛行不停。無從描準。珮字一心要搭救這個獵戶。便忘却了所有的危險。當即控制着飛馬。緊緊的追趕那頭雄獅。竟然被伊追上。當伊超到雄獅的前面去時。便握緊了來復鎗。照準雄獅的頭上。用力打了一下。雄獅被打了這一下。原不覺得怎樣。却不免吃了一驚。立刻放下嘴裏咬住的那獵戶。掉頭朝四下裏瞧看。要看看明白打擊他的仇



敵。他聽了一會。因為不會抬頭  
瞧視。並未瞧見空中的飛馬。便  
復行咬起那知覺已失的獵戶。  
向那邊樹林中走去。珮字到了  
這當兒。越發着急。伊曉得這雄  
獅倘走進了那樹林。伊便無能  
爲力了。所以伊拿定主意。要在  
他走入樹林以前。救下那個獵  
戶。於是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連忙取下一支手鎗。先照着雄  
獅的後半部。開了一鎗。再飛到  
他的前面。落在他和樹林之間。準備着再放。  
這雄獅受了這一鎗後。既是痛楚。又是憤怒。  
便再放下那不知人事的獵戶。怒吼了一聲。  
直向珮字奔來。可憐的珮字。瞧見他那副兇  
猛的模样。簡直已驚嚇得半死。但伊畢竟有



。倒撲獅雄被馬帶人連傾。起飛及不來因

少年的精神。尙能鎮  
定得住。心想雄獅既  
迎面奔走。正是開鎗  
的好機會。便對着雄  
獅的頭。一連放了兩  
鎗。雄獅越發憤怒。直  
撲珮字的飛馬。珮字  
因來不及飛起。便連  
人帶馬。被雄獅撲倒。  
幸虧有一粒鎗彈。已  
擊中了雄獅的要害。  
他已支持不住。在地  
上打了一個滾。便死  
去了。珮字得不被雄  
獅咬死。真是間不容  
髮了。

佩字放了這幾鎗。鎗聲四播。哈博士等人和那些其餘的獵戶們都已聽見。都飛也似的趕來。佩字定了一定神。覺得自己並未受傷。祇有幾處輕微的傷痕。至於那個獵戶。左臂雖已斷折。却尚無礙。他蘇醒之後。不願再留在這裏。央求哈博士帶我同行。佩字又真心誠意的看護着他。他因為無以為報。便贈給佩字一頭活着的小獅子。再有那匹飛馬。已經毀壞。不能飛行。佩字祇有騎駱駝代步了。後來哈博士因佩字竟敢單獨的和雄獅鬪勝。並搭救了一個男子。和伊講笑話。拿伊調侃。伊却很凝重的答道。博士。你這話錯了。我現在並不想結婚。我且絕無這種意念。我此次隨你遠行。所獲到的種種人物之中。我以為祇有那張獅皮。最是可愛。因為我可以把他做成一幅很美麗的皮毯啊。

二

哈博士自己。真是不幸之至。跑了這一跑。破費了許多光陰。經過了許多艱險。而回到紐約時。他特地前去調查的那個問題。却仍是未能解決啊。

著者按。人類作飛行之夢。迄已數世紀矣。昔日本有所謂飛馬。飛龍。飛仙等等之說。其所以能飛。均謂因其生有如鳥之翅。迨至飛機發明。遂知推進器之功用。實超過兩翅。其實據吾觀之。飛機上若裝有能掀撲之翅。亦非為不可能之事。推而致於各物。亦未嘗不可裝以兩翅。使之飛行於空中。此事倘果能實現。祇就飛馬而言。於戰事實有莫大之利益。因軍中之馬隊。既能高飛。則今之所謂鐵網壕溝等等。奚足以阻馬隊之前進。尙有何價值可言耶。

(第二十篇完)

# 容齋筆記

容齋

## 瀋陽歲事

舊曆正月元旦。住戶陳桌於院。上列香燭供品。並以串錢壓桌圍。方斗糊紅紙作香爐。內盛高粱米。名爲天地桌。至元宵後撤去。四民輟業賀歲。商夥多備鑼鼓。藉免賭博。初六日。商家開市。大放鞭炮。十三日。商會集資在本城各門。及鐘鼓樓旁。設三官台。共十五處。布彩輝煌。音樂齊鳴。庚子臘後此舉作廢。卽於本日上燈。同時龍燈、龍船、秧歌、諸戲。亦上街遊行。每至商號、公館。舞樂多時。臨行酬以元宵若干枚。今則折易洋錢。儼然買賣。無復舊日萬民同樂之原意也。城內四平街。上元放燈。春城不夜。爲瀋陽八景之一。先時。商號備燈。有用紗者。有用絹者。或畫工筆人物。或用銀箔堆成花鳥。今則改用電燈。光線雖亮。不及從前用工細之美術工作。而點綴風景也。如能以舊日紗燈。內用電池。更覺美觀。不過工本太大。商家不肯爲之。至十七日始罷。十四日。西門外皇寺喇嘛。雜扮神鬼。鑼鼓喧闐。名曰跳蹠。熱鬧不亞於北京雍和宮。及黑皇二寺。俗呼之爲打鬼。十五日張燈。食湯圓。俗稱元宵節。二十四日。俗稱爲添倉。農家米肆。各以秫稻（按。東省民食。以秫米爲大宗。秫稻。卽高粱之稻。農家於高粱成熟後。折穗碾米。再將秫稻束堆成山。備作燃料。爲城內外住戶必需之品。冬時價值昂貴。亦東省大宗出產也。）製耒耜之屬。並米飯。置困廩中。焚香致祭。卽爲倉日填倉。二月初二日。中和節。俗稱龍抬頭日。以驚蟄率在此節前後。故云。清明人家上



坟。折柳置於門側。有插柳紀年遺意。三月初三日。相傳爲王母娘娘蟠桃會期。是日。替者釀飲於三皇廟。十五日。北塔佛輪寺。（奉天磚城外。有土城。土城外。各有一塔。俗名東西南北塔。蒙古僧。住持之。）供天地佛。有伯道之憂者。皆於此禱之。二十八日。天齊廟會。鬧熱非常。四月十八日。碧霞元君廟會。俗呼娘娘廟。二十八日。藥王廟會。是日。醫士釀飲於杏林書院。此三廟開會時。四鄉農民。咸來遊逛。會畢回鄉。即預備播種莊稼。不得再曠工也。五月初五日。端陽節。人家擔端皆插蒲艾。食角黍。（俗稱粽子）和雄黃酒。小兒佩五色絲絛。謂除毒癘。小河沿。即於此日開始遊娛。十三日。俗傳爲關帝過江。赴宴單刀會日。又以是日。爲雨節。諺云。大旱不過五月十三。歷驗不爽。六月初日六。祭蟲王。前清內務部。例於是日。晒晾尊藏衣冠典籍。又民家六月六看穀穗。卽定是年年成。民國三年。清故宮法物盡移京師。交古物保存所陳列。此典遂廢。（按盛京。原有五

部。以侍郎掌部。改變撤裁。清室方面。僅留內務府。保管奉天故宮及地租房產等事。後將古物遷移。該府仍管餘事。）七月初七日。爲乞巧節。十五日爲中元節。道侶建醮於萬泉河畔。卽小河沿。在東門外。夏時荷花盛開。遊人如鯽。設有菜茶館。及畫舫游船等事。萬泉垂釣。亦爲八景之一。自經官銀號經理後。關地種樹。風景更爲一變。施放河燈。爲孟蘭法會。近年軍署於是日。設追悼會。祭陣亡官佐。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庭中陳瓜果餅餌拜月。食月餅。九月初九日。重陽登高。十月初一日。與中元俗同。稱爲鬼節。祭先塋。焚楮帛。謂之送寒衣。十二月初八日。食臘八粥。二十三日。陳芻粟麥飴祀皂。三十日。除夕。祀神祭祖。貼春聯。盛酒食。卑幼謁賀尊長。謂之辭歲。尊長給以新鈔幣爲壓歲錢。元旦。互相拜年。歲事畢矣。近因改用陽歷。官府提倡甚力。而民商仍守舊歲。不過官商學界報紙。多一紀念日。商家掛旗而已。

（完）



## 一個痕跡

程小青

我的小小的書室中。差不多都充塞了關於罪犯學上的書籍。偵探小說更是不勝僂指。那些盛名作家和比較著名作家的作品。大概已羅致完全。原來我對於罪犯學的興味特別濃厚。尤其是那種強暴性質的罪案。更足吸引我的神志。不過有一點最使我厭憎不悅。就是那些案中的罪犯們。大一半都是愚不可及的。他們都因着偶然的疎忽。和抄襲成法。沒有創造能力。或其他種種愚蠢的舉動。遂致到底敗露。跳不出法律的羅網。這種情景。幾乎千案一例。很覺得單調乏味。因着如此。我每逢靜寂的晚上。

等我的管家婦哈佛夫人歸睡以後。我常在小園中踱來踱去。把這個問題往復研究。我覺得有許多罪案。犯罪的人始終沒有受法律的制裁。也有許多罪案。竟完全沒有發覺。這都因那犯罪的人。有特殊的智能。纔能如此周密。其他大多數的案子。卻總是法律萬能。犯罪的人終必被捕伏罪。結果很覺得乏味寡趣。我因思假使有一個心思巧慧的人。犯了一件兇案。事後把所有的迹象消滅盡淨。設計既很機巧。佈置上又特別周密。那自然也不會有被人發覺的危險。這種意思在我腦海中盤旋既久。便越想

越覺可能。有一天我忽似受了無形的靈感。竟覺得我若能把這種意想實施出來。一定有非常的奇趣。同時雖也覺得這種殺人而不使人發覺的意想。究含着幾分可怖的性質。但無形中彷彿有一種魔力。迫着我決計實施。後來我越想越覺出神。覺得我實負着一種任務。須得把這殺人而不致破露的理想。設法證實一下。我若能把那被害的屍體掩藏妥密。連那屍體的血漬。或骨肉的焦炭等等。都消滅完盡。當然也不致有被發見的可能。這樣的犯罪方法。在科學上足有成立一種專科的價值。完成以後。我可悄悄記錄下來。等到我死後發表。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曾在罪案中留下了一頁新的記載。那不是非常有興趣的麼。於是我就開始找一個相當的題目。以便證明人們如果有特殊的智慧。犯了兇案。儘可以永不破露。同時也可把法律萬能的觀念打破一部分了。

我的管家婦哈佛夫人。確是一個奇怪的老婦。我常覺伊從旁窺察我的舉動。並且顯一種驚疑的態度。見了我往

往退避不遑。似很畏懼的樣子。伊這態度不無使我厭惡。因思伊爲什麼見我畏懼。我究有什麼可怕之處呢。我是一個退休的老年人。在這靜僻的所在。蒔花種菜。消磨我的餘年。到了晚上。也祇閱一回書報。絕沒有使人畏懼的舉動。真可算與人無忤。伊究竟爲什麼把這種態度對我呢。我既覺哈佛夫人的可憎。便定意在這老婦身上。實驗我的理想。我和伊本沒有特別的惡感。但伊既有這種可憎的態度。我勢不願再容伊在我屋中。伊又是一個孤零的人。死後也不會有人記念。或引起人家的注意。這真是我實驗中唯一相當的人物了。

我的主意既定。便着手作實驗上的準備。我購了幾桶水泥和細沙石子。及做框子的木料等等。哈佛夫人見了這些東西。便問我道：「費力潑先生。你買了水泥有什麼用呢。」我聽了伊的問句。一時竟答不出話。暗想伊這問句。委實很有趣的。假使我用實話回答。伊又將怎麼樣呢。當時我隨便答道：「我因我家門前的階級已朽壞了。故打

算改築一下。同時我還想在門外築一方陽臺，以便夏天的晚上，我們倆可以閑坐納涼。這種工程並不怎樣費事。我一個人儘可從事。但在屋子的美觀和舒適方面，卻很有關係的。」說到這裏，我不禁又咳了幾聲乾嗽。原來這時候我暗自付度。這件事實在有趣。幾禁不住笑出聲來。因此，我覺得這小小的實驗，越發有興味了。

那天晚上，我便把木框做好。第二天就將框子裝在修築的地方。着手把混合的水泥沙石鋪墊起來。這種工作一個人做，原不很容易。況且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更覺異常吃力。忙了一天。直到斷黑時分，還沒有做成一半。到了第三天午後，我又和合了多量的混合土。先將一部份再鋪在上面。其餘的留待後用。我在和合的時候，十分謹慎。對於混合品的數量，和調合時的手續，一樣一樣都特別注意。深恐萬一乾結後發生坼裂，毀壞我的大計。末後，我一切都已準備。祇缺少那唯一的目的物了。我因取得了一根粗重的鐵管。一端用破布纏着，以便握持。接着我把鐵

管藏在外衣裏面，悄悄走到哈佛夫人的背後……唉。我不知人們的顛殼，竟如此脆弱。這委實是出我意外的。那時我十分留意，不使那血漬沾染開來。到了天黑，我纔把屍體移到那沒有完工的階級上面。那時下面鋪墊的混合土還沒有乾硬。我將伊仰臥在木框裏面，頭部向上。兩足向下。兩臂左右分開。作一個十字形。那階級的大小，恰巧足以容納。伊睡在裏面，似很安適。我將伊安排好後，另取那條鐵管和伊所有的東西，也一起放在屍體的旁邊。接着我就將餘留的混合土，傾注在屍體上面，使屍體完全掩沒。這時候的工作，實含着幾分冒險性質的。好在我左右沒有近鄰。我的舉動不致於被人聽見。平日我也沒有來往的朋友。更不怕有人撞破。約摸兩個鐘頭，我在黑暗中盡力工作。果然將階級完全鋪好。那時那屍體早已深深掩藏。我的理想的實驗，也可算已完全告成了。那晚上我在書室中獨自默想。我經過的舉動，處處都特別謹慎。絕不留一絲罅隙。無論誰何，都不會發見我的祕

密。現在我將另僱一個管家。必須揀一個和悅可親的婦人。不致再時常見了我害怕作態。假使有什麼和哈佛夫人相識的鄰居。問起伊的踪跡。我可說伊已經自己辭退。伊的踪跡我卻不知。其實伊生前既沒有親戚骨肉。若有閒人向我詢問。我儘可隨意答復。不必假造什麼故事。反而落了迹象。那夜裏我睡得非常酣適。我的精神因感着試驗的成功。故也分外煥發。次朝起來。第一件事。就開了樓窗。瞧瞧我夜來的工作究竟如何。我的臥室剛在全屋的中央。下面恰當階級。那時我低頭一瞧。不禁暗暗得意的。因那新築的階級。已完全不見罅痕。祇須隔一兩天乾凝以後。這一件祕密便可以永永保藏。我越瞧越覺得得意。因而替那些犯案而失敗的罪犯們可惜。他們既沒有像我這樣的化學知識。也不能想出這種保藏的方法。自無怪到底免不掉受法律的壓服。原來人們在得意的時候。往往越覺得失意的可憐。我這時的意想。大概就是這一種心理的表現罷。

警探們對於探案的任務。竟比我所料想的更是認真。原來有一個和哈佛夫人相識的鄰居。平日專喜管人家的閒事。這一次當然也由伊報告了警察。故而便派了偵探來查問。好在我的應付的態度。仍能够好整以暇。我很忍耐的向他們道。「列位。我已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你們了。哈佛夫人要想增加伊的薪資。我卻不能應允伊的要求。伊便說另有一個月薪較大的位置。就向我告退。我不便挽留。那晚上伊服役的期限已滿。隨即收拾了伊所有的東西去了。」有一個臉形如鼠的偵探答道。「最可怪的。這一回事伊竟絕沒有向鄰居們說起。但伊往那裏去了呢。伊的新位置又在什麼地方呢。」我仍淡然答道。「我不知道。我也曾問過伊的。伊卻不願和我說明。我料伊大概已離了本城。但也不能說定。」我對付他們的態度。始終不慌不忙。因我自信他們即使懷疑。也斷不能證實什麼。況且像我這樣的理想。當然不是這班顛頭腦的警探們所能夢想得到的。偵探們商



量了一回。便在我屋子中四處搜索。他們從最高的頂樓起始。直到下層的地窖爲止。一處沒有遺漏。此外又察驗牆壁磚地。又在壁爐中搜查。但除了些去冬的冷灰以外。更沒有別的可疑的東西。他們又往後園中去檢驗水池。又找尋兇器和染血的布物等等。卻始終找不到什麼。我祇覺得暗暗好笑。暗慶我理想的成功。我生平所讀的偵探小說。已不知多少。這一次我竟實驗了一種別裁的小說。我多麼得意啊。末後。他們祇得作別退出。臨行時站在門口。向我表示一種勉強的歉語。我等不到他們走遠。便禁不住發聲大笑。試想他們當時。正站在那老婦的上面。卻還向我道歉。自認他們的錯疑。這豈不覺得太可笑麼。我笑了一陣。竟使我的眼淚從我枯皺的面頰上滾落下來。我的腰脅也笑得痛了。於是又可憐這幾個警探。這破案的關鍵。明明就在他們的足下。他們竟當面錯過。你想他們的腦筋究竟靈不靈呢。

警探們到我家裏來檢驗。雖然毫無所得。我也並不在意。

那天晚上。我竟不能安睡。我做了一個不快樂的噩夢。夢見一個瘦削的人形。身上沾滿了混合土似的東西。兩手上血痕斑斑。站在我的牀前。向我作勢。似要叫我向樓下的那個祕墓瞻視。這當然祇是神經作用。沒有什麼意思的。但那夢於我很有影響。因我第二天起來。我那新僱的管家婦。忽把一種訝異的目光向我。分明見了我的臉色不佳的緣故。唉。這委實是很沒趣的。這晚上我取了一隻搖椅。坐在那新築的陽臺上搖着。那椅子發出一種壓榨的聲音。很像一個婦人受了痛苦而發出的銳呼一般。我因把椅子移過一些。不使在伊的身體上面搖動。那聲響果停止了。這種舉動。似乎有幾分迷信的意味。但我在那時以前。卻是絕對不迷信的。

從此以後。每夜裏總有那惡夢來纏擾我。並且那形象越弄越顯。越覺使人駭怖。那怪形雖沒有和我說話。但伊頭上的傷痕血漬。一天一天的明晰可觀。我祇覺伊每夜站在我的牀前。舉手作勢。叫我到窗面前去。狀態似很得意。

彷彿要教我。知道這件事已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往往一身冷汗。驚醒轉來。回想夢中的情景。卻又不禁縱聲大笑。自咎我不應把這件事留在腦中。釀成這種惡夢。但因我這樣子半夜發笑。常把那新管家婦驚覺起來。走到我的房前。輕輕叩門詢問。我是否患病。這一著我卻覺得最不樂意的。

有一天日間。我竟然瞧見了夢中所見的那個怪形。那時我正坐在那小小的陽臺上。八月裏的陽光。很旺烈的照在我身上。我因著年老畏寒。倒也不覺得熱。我偶然向那藏祕的水泥階級上瞧去。階上陽光滿被。分明已曬得很熱。平時我瞧到階上。總覺得暗暗得意。這一次我的眼光略一凝視。猛覺得心頭一震。渾身的血運幾都停流。我的眼睛也幾奪眶而出。兩手緊緊握住了椅圈。真是說不出的恐怖。唉。天啊。原來那光平的階級上面。忽而淡淡的顯出了一個兩臂開張的人形來了。我呆瞧了一陣。但覺得眼球抽搐作痛。一時竟不知道怎樣解釋。停了一停。纔恍

悟這一定是那屍體受潮化解。腐肉的液質。因著陽光的曬引。便從那混合土中滲透上來。真像那老婦的鬼靈從墳墓中逃遁出來的一般。同時我想到我夢中的情景。好似那怪形要教我知道的。就為這個。並且伊所以有得意的樣子。也在乎此。那麼。那已死的老婦。難道還能夠向我的樣子。作祟麼。咳。這委實是笑話了。於是我又想掩蓋的方法。因思若用些顏色的漆塗在上面。這痕迹便可塗抹。並不算難。況且水泥階上加漆。原是常見的事。也不致因而引起人家的疑心。第二天我便購了些漆。着手漆髹。誰知竟出我意外。那痕迹的所在。有些油性。不能受漆。我雖一再塗抹。却總比別處淡薄。因此那形狀。不但不見掩滅。卻反而明顯了些。我因又變計。重新用松節油將塗抹的漆完全洗去。另從屋子中取了一條地毯出來。將階級全部掩住。我又吩咐那新管家婦道。「這地毯你不要擅自移動。客堂裏我可另購一條。這一條我定意永久留在這裏。你領會麼。」伊把懷疑的目光向我瞧了一瞧。點頭答道。「費

力潑先生。我知道了。」

我紀敘這事。本照著實際的次序。從那時以前。我可算是這件事的主角。一切打算佈擺。都憑我自己作主。但自從那屍體的痕迹顯出來以後。竟反主爲客。那形迹忽做了主角。我卻在在受伊的支配了。那痕迹的顏色一天深似一天。我每逢沒人在旁的時候。常揭起地毯來偷瞧。祇見越顯越覺清楚。隔了兩個星期。已變成一個棕色的深痕。在光白的階級上非常明顯。我因越發不安。雖在月夜的時候。也常悄悄走下來瞧視。這時我不必再做那個惡夢。那痕迹在我的腦蒂上留着的印像。竟像那顏色一般。也一天一天的加深。有時我在月夜中見了那棕色的痕迹。彷彿能瞧見那淡淡的眼睛。開張的嘴唇。和蓬亂的頭髮等等。後來在日間似也可以瞧見。更使我坐立不寧。但回轉來一想。這究竟是一個痕迹罷了。勢不能走出來將我拉到祕幕中去。我何必這樣惴惴呢。因此。我常故意立在那痕迹上面。用足踐踏幾下。果真毫無影響。我因自己慰

藉。這痕迹雖要向我作難。卻總難不倒我。我在讀報或吃飯的當兒。回想我因著那痕迹而自起恐怖。未免太無意識。想到這裏。有時不禁失笑。那管家婦見了。又似非常訝異。其實這一件新奇頑意兒。伊既沒有知道。我心中的意思。伊自然更夢想不到了。

一天夜裏。將近半夜時分。我從夢中醒來。又想到下面階級上的那個痕迹。這棕色的痕迹。好似決意要向我報仇。卻總奈何我不得。此刻不知又怎麼樣了。我定意到下面去瞧瞧。因便披了浴袍。輕輕走下樓來。那時月色皎潔。空中浮著幾片黑雲。夜境靜寂。真是萬籟無聲。我偶然輕輕咳一聲乾嗽。聲音也覺得很大。我又把地毯揭起了一角。瞧見那迹象果真越發加深。在月光中瞧得清清楚楚。但這究竟是一個痕迹罷了。又有什麼能力可以作難我呢。這時我又不禁得意而笑。可是更一瞧視。那形迹竟在那裏動起來了。正在這時。天空的月光忽被雲片遮住。頓覺暗淡了許多。我受驚之餘。急急把地毯放下。立直了身子。

踏在那痕迹的上面。我向我自己笑道。「好了。這樣。你再不能起來了。你也不能再動了。此刻我立在你的上面。也足見得我並不怕你。」於是我又在地毯上重重的踐踏和跳躍。覺得那痕迹已被我重新趕進了祕幕的深處。因又走到旁邊。俯首瞧那地毯。哈。這東西果真被我踏進去了。再也不能夠動彈了……唉……上帝。這是什麼呀。那時我急急向後倒退。我的眼睛本不敢再瞧。卻沒有能力移動我的視線。原來那蓋在痕迹上面的那條地毯。也在那裏動起來了……我的上帝。這分明那痕迹正要從地毯中穿出來哩。

這時我再不能自持。口中不由的失聲駭叫。兩足仍直僵僵站在那裏。似已不能移動。我見那地毯蠕蠕而動。非常微緩。彷彿那東西正翹起了一個指頭。向地毯上觸摸。打算找一個稀薄的地方鑽出來撲我。我的新管家婦忽也披了睡衣出來。一見我便驚問道。「費力潑先生。什麼事呀。這時候你爲什麼走下樓來。這究竟是什麼——」我

又駭叫插口道。「你瞧。你瞧那東西——」說時我的顫動的手指。自然而然的指著那正要鑽出來的痕迹。又繼續道。「你瞧。你不見那東西在那裏動麼。這就是那痕迹要鑽出來撲殺我了。」那愚蠢的婦人聽了。忽笑了一笑。答道。「費力潑先生。你必已受驚了。這祇是一個什麼甲蟲。正要從地毯下面爬出來。你何必如此大驚小怪。不如回房去睡罷。」我厲聲道。「傻子。這是甲蟲麼。你瞧罷。」說完。我鼓足精神。俯身把地毯完全揭去。忽有一種黑色的東西。向空中飛去。同時猛聽得那婦人叫道。「哎喲。天啊。這是什麼東西呀。」我見伊的眼睛釘住在階級上面。階上有一個濃黑的全身人形。分開兩臂。彷彿釘在十字架上的樣子。委實怪可怖的。我因答道。「唉。就是這個痕迹。那——那——」這時那婦人忽倒退兩步。好似不願和我接近。我正不知所措。斗見那痕迹直跳起來。向我所站的地方過來。一剎那間。那東西已到我的足旁。便向我身上撲來。我極力用手撐拒。竟沒有效力。因又向伊狂呼

道。「你快過來……救救我……那痕迹已撲到我身上來了。我的上帝。你瞧啊。」那時我很想奔逃。但我的兩足竟像膠住的一般。不能移動。那管家婦半信半疑的答道。「這祇我的影子啊。」我知道伊說謊騙我。伊也許想幫助那痕迹向我復仇。故而用謊話騙我。任憑那痕迹在我身上作弄。我一想到這裏。便鼓足氣力。向伊身上撲去。伊忽向屋子裏奔逃。我仍在後面追着。不料伊隨手將那厚重的橡木門關上。我沒有防備。我的額角便在門上碰了一下。霎時間但覺頭昏腦裂。站立不住。跌在那痕迹上面。

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的知覺回復的時候。覺得有幾個人把我送進了一間小室。室的牆壁都是水泥造的。牆上祇有一個小小的窗洞。洞口欄著幾根鐵柱。我引日向四周一瞧。忽見那可怖的痕迹。又在那水泥的牆上蠕蠕動著。我因又失聲駭叫。求他們給我換一個地方。他們起先不肯。後來承認了我的說話。給我換了一間較好的小室。那裏的牆壁既乾且厚。那可怖的痕迹。自然不能再鑽進來了……那牆壁非常溫軟……竟像被褥一般……唉……

(完)



##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先生向學生道：「你說一個有形名字出來」

(concrete noun 又名三和土)

學生道：「邊路，那不是三和土築的嗎？」

# COLGATE

## 金頭香水

氣靜香雅香水  
中之無上上品



脂粉既敷在美容固已  
畢事而於香則未焉  
此時數滴金頭香水實  
不可或缺蓋衣襟飄香  
更添風韻耳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 寫實 歡送的牌樓

无咎

護州的南門兜到鼓樓前，一條大街差不多有四里路長。就是大商店。總算是城裏頂熱鬧的地方。民國十一年十二月裏有一天。這條大街上繫了幾個很高大松柏的牌樓。裝着五色電燈。牌樓的中央綴着歡送兩個大字。原來是某軍要開回廣東去。所以本地的商民公分繫了牌樓。預備在那裏歡送的。但是不知爲了什麼。街上却又靜悄悄。各店鋪都關門戶。那來往的人都是胸前掛了徽章。紅的、藍的、黃的、白的、五彩陸離。很好看。這個時候。還是陰歷的十一月底。又不是什麼元旦。難道是新式的歡送麼。這真是奇突極了。

這條街上自從繫了這松柏的歡送牌樓以後。那小百姓

一個也不敢走過。好像恐怕觸犯了這牌樓。就不顯得歡送的誠意似的。那丘八老爺。左臂都套了半尺闊的紅布。寫着某軍的字樣。每天手裏拿了繩索出去。回來牽了一羣的人。也有四五十歲的。也有十六七歲的。也有穿長袍的。也有穿短襖的。也有很體面的。也有很襤褸的。哭哭啼啼。從這歡送的牌樓底下經過。每天一羣羣。一串串。也不知要牽過多少。

這許多牽過的人。並不是什麼強盜土匪。也不是打了勝仗虜獲的俘囚。原來都是好好的百姓。因爲軍隊要開拔。派了丘八先生到各處拉來。預備挑行李的。

諸君看了我這幾句話。必定心裏要疑惑。以爲軍隊要用

挑夫。只銷發給相當的代價。派警察或地保去雇募就是了。何必要用丘八拿了繩索。同強盜一樣去捉呢。況且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同身上穿得很體面的這種人。也不是當挑夫的。你這話不是齊東之談麼。唉。那裏曉得天下悲慘的事情。竟有出於人情意料之外的。這也算是共和百姓享受的一種新幸福。

那挑夫起初原是由山源縣派地保去雇的。講定挑了一兩百里。隔兩三天或四五天。就可以回來的。那裏曉得一經跟了軍隊出發。竟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一個禮拜也不回來。兩個禮拜也不回來。那家中的父母妻子着急得了不得。四處去打聽也打聽不出什麼。後來有那在路上看見過的人。回來傳說。纔曉得那一班挑夫。竟是要替那神聖的軍隊一徑挑到廣東。有挑不動吃不起苦的。在路上就倒斃了。那丘八先生還是一路到處的拉挑夫哩。你想這個風聲一傳出去。那個再還敢來討這該死的生活。儘你地保警察四處的雇募。各鄉去硬派。也弄不到幾個。况

且軍隊出發有四五萬挑夫。差不多要居其半數。區區護州一隅之地。那裏來有這許多苦力。山源縣急得沒法。只得將這情節稟覆上峯。請各隊自己去辦理。那各隊司令奉了總戎的命令。定了開拔日子。是不能更改的。只得諭飭各營連。分別自行料理。那各營連長曉得沒有挑夫。行李又不能丟掉。自然只有派了丘八到各處去拉的一法。始初還只檢穿短襖的拉。後來穿短襖的都躲了起來。不敢走到街上。那丘八沒處去拉。只得連穿長袍的也要了。這種人是向來沒有挑過擔的。知道這一拉去。多分是沒有命的。只得哀求苦告。行些賄賂。請他釋放。那丘八得着這一種甜頭。知道這裏面大可弄幾個錢。以後就只檢穿長袍的拉了。那裏曉得後來被各營連長知道了。你想寶貴的金錢。那個不要。就想出一個法子。知照他們以後拉來的夫。無論長袍短襖。非得本營連長許可。不能私行釋放。那丘八也曉得營連長的意思。況且這種生意。也不能不同老板合股的。但是始初拉那穿長袍的。究竟還有些



膽怯。自從得了營連長的許可，就明目張膽。看見身上穿得體面些的，知道不是財東，定是店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繩索，望頸裏一套，拉了就走。你想好好的，一個護州懸城，經這麼一攪，還成個樣子麼？所以那松柏的歡送牌樓底下，每天只有那胸前掛着五色徽章的，同這身上穿得很體面，愁眉淚眼，繩牽索綁的人經過。其餘還有許多婦女，老的少的，美的醜的，呼天叫地，磕頭碰腦，在那牌樓旁邊啼哭。不是說兒子拉了去，就是說丈夫捉了去。但是這一班拉去的人，究竟是否真的去挑擔，還是託人說情放回，我現在且不去管他，單把一個人的慘史，說出來給諸君聽聽罷。

有一天晚上，約摸十點鐘的時候，護州城外南台的馬路上，一家旅館門前，來了一輛馬車，車中走出一男一女兩個人來。男的大約有四十歲光景，滿臉浮着油光，帶着黑越越的一股殺氣。女的還只有十八九歲，裝束很是文明。一個粉嫩雪白的鵝蛋臉兒，兩個人一前一後，望那旅館裏面走進去。

原來那個男子姓程，號叫樂山，原籍浙江杭州。後來在廣東住得久了，就入了廣東籍。現在某軍裏面當一個連長。那女子姓錢，排行第六。人家就叫他六妹。他的丈夫姓林，在城內某綢緞莊做生意的。家裏也算小康。結婚還不到兩年。今天這個時候，同了一個男人，到旅館裏去開房間。不用說總是自由戀愛了。那裏曉得却是軍隊的毒焰。奸謀的戰勝，真是可憐得很。

程樂山原是杭州的一個無賴出身，弄得沒有飯吃，纔跑到廣東去入伍當兵。因為看見官長都是廣東人，他就冒了廣東籍，借着同鄉之誼，撥臂捧屁的服侍上官。不到三年工夫，居然升了連長。但是時運不濟，自從升了連長以後，軍餉永遠沒有發過。連那士兵兩角小洋一天的火食，也欠得個不亦樂乎。所以儘你吃空名，冒空額，總弄不到幾個錢。就是路上打仗的時候，在老百姓家裏搜刮一點，也是到手就完。這回到福州的時候，除了軍服以外，還是

衣衫不完的。不料到了十二月裏，剛剛碰到拉夫的機會。那就他的時運到了。每天拉來的夫，人家託人來運動釋放。送的孝敬，不是五十，定是一百。每天總有好幾百塊錢進款。不上幾天，就弄了好幾千。那沒有錢的，不論是否挑夫，隨便張三李四來討情，總是一概不放。

古語說的，飽煖思淫慾。程樂山始初只想搜刮金錢的法子。現在有了幾個錢，就要想到色字上去了。每天到了晚上，徵歌選韻，問柳尋花。南台的官妓，城內的私娼，總有他的足跡。但是心裏總還不满意。常要想弄一個當意的。作為臨時姨太太。他有一個朋友姓林，號叫雲峯，是福州城內的一破落戶子弟，有一天兩個人碰到了。在一塊談天。漸漸談到女色上面。樂山就告訴他要弄一個臨時的姨太太。只要貌美，金錢是不惜的。你如其能够替我辦到。我總重重的謝你。雲峯當時答應了。兩個人分別以後，樂山自去幹別的事。雲峯也就回去了。到了晚上，一個人睡在牀上。細細的想樂山託他的那樁事，倘然成功了，倒可以

撈幾個錢。但是要出色的人。一時那裏去弄呢。要是土娼罷。他天天在那裏頑。想來一定不要的。想來想去。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不覺歡喜道。我那住在貢院前堂房兄弟娶的弟婦，豈不是一個出色人材麼。轉又想到。他是有錢的。金錢去買的一層。是萬萬辦不到的。我那個堂弟，又夜夜要回家。沒有捉空的時候。要是用別的法子去引誘他罷。他新婚夫婦還不到兩年。愛情正濃。自然沒有向外思想。況且樂山那個同印度黑炭生了黃病的面孔。女人看見了。不要說歡喜。連逃也來不及。想了半夜總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後來忽然悟道。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沒有想不到的。只要把我那個堂弟擺佈掉了。事情就容易辦了。原來雲峯的弟婦，就是前回說的錢六妹。他的堂弟志揚。年紀還只有二十二歲。却很老誠。在店中服務甚是勤懇。每天早出晚歸。從沒有一點荒唐。夫婦間愛情也很是濃厚。家中除了夫婦二人以外，還有一個寡嫂同居。用一個女僕。本來還有一個遠房的叔子同住。因為恐怕拉夫在

上一個禮拜逃到鄉下去躲避去了。志揚本也怕外面拉夫利害，不敢走出。一則因為店鋪雖則關門，倘有主顧走進去，生意還是做的。各夥友不能不到店。二則曉得凡是在機關裏面的人，身上掛着徽章是不拉的。他就託人不知在什麼地方，弄到了一個徽章。天天掛在胸前。早出晚歸。仍舊盡他的職務。一天早上起來，覺着心裏有些不爽快。六妹就勸他不要到店。他不肯。洗過了臉，穿好衣服，依舊出去。不料剛剛走到高等審判廳相近的地方，從對面來了一個手套紅布臂章的丘八，拿了繩索，望他頸裏就套。正是要嚷。那邊照牆旁邊又轉出兩個丘八來，也是拿了繩索，把他連肩搭背的一綁。他此刻臉都急白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一會，方纔說道：我是不是不是是有徽章的，你你請看看。那兩個丘八睜圓怪眼，喝道：走。還要同狗一般的叫什麼。他就哭道：我是有徽章的。難道掛了徽章，也要拉的麼。可憐他滿口說的謊州話。那丘八一句也聽不出。但是到這個時候，就是聽得出也不中用。

丘八看他不肯走，罵道：該死的賊，你要討打麼。說罷，背心上早已着了幾拳。他這瘦弱的人，如何經得起。只得哭哭啼啼，憑着他們繩牽索綁的拉了去。

一個郵差拿了一疊的信，走到貢院前一分人家，就將一封信投了進去。那裏邊有一個老婆婆，接了這封信，走去送在一個少年女子手裏。那女子將信拆開一看，却只有兩三行的字，寫着道：

今晨七時半，尊府志揚兄忽有軍士押着，由敝店門前經過。當以軍隊關係，未便出而詢問。不知是否拉去。抑另有別情。特此奉聞。

錢女士鑒  
某某白 年月日

信上并蓋着某綢緞莊的書簡圖章。那看信的女子不用說是錢六妹了。當時錢六妹看了這封信，頓時暈了過去。那老婆子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不覺慌了手脚，連忙喊叫。那寡嫂聽見了，也走來幫着掐人中，摘耳朵的喊叫。隔了好半歇，纔悠悠醒轉，就捶胸跌足的號啕大哭起來。他的

寡嫂始初也不明白什麼事。後來看見了桌子上的信。方纔曉得。也驚得魂出。就勸他不要哭。快叫人去打聽是那裏的軍隊拉去的。究竟是否拉去。倘是拉去。也要趕緊託人設法弄他出來。你單哭是不中用的。六妹哭道。他平日又沒有什麼冤家。外面也沒有同人家交涉的事情。今天這樁事。不是拉去還是什麼。現在這個時候。人家都躲了起來。大門也不敢走出。我又是女子。你說叫我託那一個去打聽呢。寡嫂就說道。既然到了這個地步。難道坐以待斃麼。現在不要管他。就差老媽子到我們各家的親戚那裏。或是他平日要好的朋友。求他們走一兩個人出來。先去探聽了底細。然後再相商別的法子。六妹當時就叫老媽子到幾家要好的親戚。同他幾個知己的朋友那裏。懇求他們出來幫忙。並親自寫了簡明的幾封信。叫老媽子帶了。又教了他的話。打發了去。那裏曉得到了晚上回來。搖着頭道。請你們還是想別的法子罷。要想請求他們出來。恐怕跑到明年也不中用的。六妹忙問道。這許多親戚

朋友。難道一個也不肯出來麼。那我的兩個哥子。大少爺三少爺呢。難道他妹夫出了這樣的事。他也好躲在家裏一點不管麼。老媽子道。那各家的親戚朋友。始初聽見這裏的少爺拉了去。倒也很代替着急。及至聽說要請他們出來去打聽法子。就都搖頭推托不及。有的看了信。總算說幾句好聽的話。有的就說道。此刻我們自己也恐怕保不住。那裏還好去管別人。只好煩你回覆了少奶奶罷。我一聽沒有希望。就跑到別家去。那裏曉得也是這樣。你奶奶家裏的兩位哥子少爺。說的話更是發笑。他說道。這是妹夫自己不好。這個時候。人家都躲在家裏。不肯出來。他偏要天天的在這虎穴龍潭裏去鑽。如今懊悔已來不及了。（清天白日省城的通衢大道。却說是虎龍穴潭思之可發一歎）現在我們兩個人自己是萬萬不能出去的。等有了熟人。再慢慢的打聽設法罷。六妹聽了這許多絕望的話。兩個哥子又是這樣。哭着又昏暈了去。那老媽子又忙着的喊救。救醒了轉來。只是痛哭。寡嫂也是唉聲

歎氣。陪着落淚。那六妹整整的哭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忽然又接到由郵局寄來的一封信。外面寫着錢女士親啓志誠字樣。六妹一看是丈夫的筆跡。連忙拭乾了眼淚。拆開一看。只見寫着。

我不幸不能聽妹之勸告。昨晨甫出家門。卽陷繯絏。我又幸而竟以此惡耗達之妹前。使妹聞之肝摧膽裂。嗚呼。我罪大矣。雖然禍福無常。死生有命。還望吾妹達觀警慰。善自珍攝。勿過悲傷。致損玉體。至所切禱。我現拘在某軍某營某連。頃聞某軍士相告。悉堂兄雲峯頗與此間連長契熟。望妹速往請其出而設法。定能無恙歸來。臨穎匆匆。不盡欲言。

六妹吾愛惠鑒

夫婿志揚手啓 年月日

六妹看了丈夫這封信。知道有營救的門路。心裏就放寬了一半。連忙叫老媽子去把雲峯請來。求他設法。那雲峯却故意的推三推四不肯來。說這幾天事情很多。沒有工夫。待過了四五天方纔有空。老媽子連跑了三四次。說了

許多發急的話。方纔把他請到了。六妹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將丈夫被軍隊拉去的事情哭訴了。求他立刻就去說情。如其要錢。無論五十、一百。總不吝惜的。只要把丈夫放回就是了。並將丈夫寫來的信。也給他看了。雲峯當時滿口答應。說道。我就去說。只要是吾朋友的兵士拉去。沒有不放回的。請你放心就是了。當時別了出來。到了下半天來說道。我已經去託程連長查過了。兄弟大約是他們一起的兵士拉的。但是因爲以前有許多人借了運動說情的名目。在外面弄錢。所以現在必定要有本人的父母或妻子。當面去問了。纔肯釋放。我雖說與他是要好朋友。究竟也不能不避這個嫌疑。最好再請弟婦親自去見他。一見當面求他。那沒有不成功的。六妹道。我去見他也沒有什麼緊要。就請伯伯此刻陪了我去。雲峯道。且慢。他那連部裏面。女人是不便進去的。待我想一個地方出來。約好了他。然後弟婦再去見他不遲。六妹道。我此刻心裏急的了不得。早見他一刻。人就好早出來一刻。就請伯伯快

想一個地方出來罷。雲峯想了一回。說道有了有了。我有一個姓邱的要好朋友。也是在機關裏面當差使的。他住在西門街小河沿。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到很清靜。明天我去約了程連長。到姓邱的朋友家裏。弟婦也到那裏。當面去求他。豈不是很好的麼。六妹道。就是這樣也好。明天請伯伯同我去就是了。到了第二天。吃過了飯。雲峯就走了。同了六妹。到小河沿姓邱的家裏。那姓邱的母親。就將六妹招呼進去。十分殷勤。到了三四點鐘時候。那程連長果然來了。雲峯連忙接進去。一面就叫六妹過去相見。六妹看見走進一個面孔蠟黃。又似煙熏過的瘟神來。頓時倒退了三步。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聽見雲峯叫相見。只得放大了胆子。過去行了一個常禮。那樂山雖然聽雲峯說過。心想總也不過七八分人才罷了。此刻一眼望見。不覺吃了一驚。及至走近行禮。頓時身子就飄飄蕩蕩。心裏就模模糊糊起來。定了一定神。然後還了一個禮。六妹看見他這個樣子。不覺漲得粉面通紅。却越顯得嬌媚。那旁邊

的雲峯同邱母兩個人看了。心裏也暗暗的發笑。樂山當時鎮住了神。問了幾句尊夫幾歲。向來做什麼生意的套話。又說昨天雲兄來說。已經查到了。是我們第二連的弟兄拉去的。（軍隊裏面稱丘八曰弟兄）我是在第三連。但既經有雲兄及嫂子的委託。我總竭力去辦就是了。六妹也不明白第二連第三連。是他預備施展奸謀的一種作用。以為只要他答應。就可以放出來了。說了幾句費心感激的話。就回到裏面去了。

一天早上。邱母家裏坐着兩個人。只聽得一個很悲切的女子聲音說道。我中了你們的好謀。不惜身體。含羞忍辱。現在總算償了你的心願了。我這樣的求你。你再要不替我想法。把丈夫放出來。你自己去問良心罷。一個杭州口氣的男人聲音道。六妹。你丈夫委實不在我的連裏。我姓程的承你不棄。結這段情緣。心裏也很感激的。但是我當了一個連長。也沒有多少的錢。要到別連去運動。他們是非錢不行的。叫我：六妹忙道。這個不用你耽心。他要多

少錢。我總竭力設法就是了。自此以後。六妹同那程連長。天天在一起。催他去設法把丈夫放出來。前面說的兩個人坐了馬車。到南台某旅館中去。想就是這個時候。那程連長倒也很熱心。天天說去運動請託。後來不知送了多少錢。纔說妥了。約第二天放出來。不知什麼。他這樁事情被總司令部一個秘書曉得了。說這還了得。這種做法。不是比強盜還要凶十倍麼。就趕去同他上頭的司令說了。那司令就叫營長去查詢。樂山聽到這個消息。吃驚不小。連忙去同營長說道。姓林的挑夫是有好幾個。但都是向來當苦力的。並沒有什麼在綢緞莊做生意的。至於說連長謀奸他女人。還弄他許多錢。這個更是沒有影響。那營

長聽了。一則因為隊伍就要開拔。正在用人之際。二則軍隊裏面這種事情也很多。算不得什麼。就不去深究。當時將查詢的情形。含糊糊裏覆了上頭。總算就完了。樂山回去心裏暗想。這個事情。怎麼上邊會知道的。不知那個去說了。幸虧我隨機應變。諒來不至再有什麼問題發生。但是我明天把這個烏龜放了去。要是他再到總司令部或是我們司令部去一弄。那我就不得了。第三天早上。樂山的那一隊軍士。都荷槍整隊。押着挑夫挑着行李。揚威耀武的出發去了。但六妹却還在家裏眼巴巴望他親愛的丈夫回去。天天到那松柏紮的歡送牌樓旁邊去接他哩。

(完)



#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盛意 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 乙種一元五角 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 杏仁奇諾餅 葡萄乾餅 色而但納餅 櫻桃餅以及適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齋都餅 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西九七〇號

小(251)

(注意)

商標



註冊

##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

## 支店

上海 南京路望平街西電話中  
天津 法界馬家口  
漢口 後城馬路

##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小(270)



#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Benaud 著

吳山譯

(續篇)

海港航線圖 (原名) L'Aventure de l'Artemis

(一)

是日。余披讀晨報。有新聞一則。使余不期驚呼曰。異哉。異哉。……怪叟不待余言之畢。續曰。君以爲玄奇。果也。然以此事爲玄奇者。不獨君一人。社會之衆。固莫不以此爲奇也。阿擔米輪船安然抵亞塔埠 (Port Arthur)。卸所載軍器一事。其中不能無詭秘也。至茹德朗船長之解釋。無益於事。徒足淆亂聽聞耳。余曰。據叟目光觀之。此中誠有所謂詭秘存焉。曰。衆人測之。警署對之。法官觀之。莫不以爲詭秘。獨老朽則否。惟此案情形複雜。老朽亦將爲之絞盡腦汁矣。此案詳細。諒君尙能記憶一二。當一九〇三年底。俄國與日本之國交。日趨險惡。形勢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時俄國政府向米勒公司訂購鉅額軍器一批。言明應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底以前交到亞塔埠。十二月一日。米勒公司以軍器裝載阿擔米輪船。直趨亞塔埠。該船船長名茹德朗。以遠東戰期至迫。特開足機力前駛。庶無延誤。豈知阿擔米輪船離埠方二點鐘。米勒公司接官中消息。謂亞塔埠海港已經封鎖。港內潛艇水雷。密如星布。同時接到海港航線圖一幀。指明入港航線。就圖以觀。入



港航路祇有一條。且狹窄僅容一船。除此航路外。滿布水雷。觸之即發。阿擔米輪船既未接到此圖。入港之時。十九不能免禍。幸阿擔米船須在巴士模城略卸貨物。爲米勒公司計。祇須派一親信人員。送圖往巴士模城交茹德朗船長可矣。惟時間匆促。急切間覓一可靠之人。殊非易易。况俄國雖屬大國。人心極不一致。黨派復紛雜。自相傾軋。積不相能。甚有挾一黨一派之私。以謀傾國者。內禍外患。防範極難。加以日本之民心堅定。詐計百出。是以前在均須謹慎祕密。米勒公司深知此中情形。故人選問題。極費躊躇。最後選定馬爾剛。馬爲公司之商務股股長。平日辦事。以能幹稱。且馬爾剛夫人在巴士模城。馬卽假伴妻歸寧爲名。挾重要之圖。往巴士模城焉。十二月二日。星期三。三點十分。馬爾剛偕其婦在滑鐵盧車站 (Gare de Waterloo) 登車。其海港航線圖則藏於其妻首飾盒底。阿擔米船之抵巴士模城。應在遲明。故馬爾剛抵巴城後。卽托其婦之戚族。覓一屋於南海區 (Southsea) 宮殿

街 (Pine Castle) 四十九號。其所以不下榻於逆旅者。以逆旅中耳目衆多。出入嘈雜。易洩祕密耳。是晚馬爾剛及其婦均宿於新屋。以待阿擔米船之至。而翌日午刻。居停主人鮑堂夫人匆匆招警士數人入馬爾剛之居。則見馬仰臥地上。手足被繫。口塞絮布。面色慘白。奄奄一息。馬婦之首飾盒。其中藏海港航線圖及馬婦寶石者。已失去。叟語至此。俯首挽繩作複雜之結。復注目視余。若察余之是否留心此案者然。有問。續曰。警署對於此案。茫無頭緒。但老朽爲君述此。則不能不按步就班。首尾銜接。不然。君亦將如警署之贖贖矣。十二月三日晚。報記載此事。不過謂爲尋常之搶案。其標題曰：「巴士模城宮殿街之搶案。」中謂有客寓宮殿街之四十九號。被賊徒細綁室中。所有財物。均被搶去。并謂宮殿街在繁盛區域內。乃於白日發現越貨之事。大足駭人云云。馬爾剛之居停主人對於此案。尤爲抑鬱。至引此搶案爲一身之辱。且辱及其華屋焉。於是不遺餘力。刺探此案。冀明真相。其報告警署之語。與

論聞之。大起驚疑。其語曰：

十二月二日星期三午後。馬爾剛夫人來舍。言欲租一室。余即以最下一層之客室讓之。晚馬爾剛夫人偕乃弟包東同往城內晚餐。馬則餐於家。九時許。有一不知姓名之客蒞止。求見馬。其人似非英產。作英語極劣。舌矯強。格格幾不成聲。惜門內黯黑。不克辨識其面貌。且其人衣皮氈。高領上遮。隱其面。所知者惟其人身材高大。軀幹壯偉。鼻架金邊鏡耳。其語余也。聲至剛果。余爲所懾。遽引之入室。馬爾剛乍見之。面露驚怪色。且有煩厭意。但余關門時。聞客作調笑聲語。馬曰：「君欲避余去。卒之。復爲余所得。」余好奇心勝。思欲竊聽。是二人究作何語。惟除前言外。一無所聞。有間。馬按鈴索惠斯渴酒及梳打水。余攜以進。見二人圍爐坐。狀甚親狎。偶一回顧。見案上有首飾匣。盒蓋微開。馬見余環顧。亟起掩匣蓋。狀甚匆遽。容約於十點半離去。少頃。馬夫人偕乃弟包東歸矣。

馬夫人於明日十一點一刻又出。半點鐘後。客復來。不向余問訊。逕入室內。但不久即奔出。作惶怖聲呼曰：「捉賊！捉賊！……捉凶犯！……余往招警士至也。」其行甚迅。未克將其拘留。且當時亦不解其語何指。其人去遠。余始震懼。呼吾女瑪琪出。擬偕之入室。覘究竟。而吾女膽尤小。震驚尤甚。余二人呆立門次。戰慄不知所爲。有間。余如夢方醒。急遣瑪琪往招警士。未幾。數警士至。遂推門入馬室。則見馬兩手反縛。倒臥地上。口塞絮布。馬於去縛後。略爲呼吸。神志漸復。惟詢以賊爲何人。則茫然不知。據馬云。當彼背門立時。突有物擊中腦蓋。遂昏去不省人事云。

以上皆鮑堂報告警署之言。蓋均經過事實也。迨馬婦歸。見乃夫受創。惶怖莫狀。據馬婦言。彼晨間出門時。首飾之匣。尚在室中。此節馬亦承認之。至不速之客。究爲何人。馬初不肯言。經偵探及其婦再三要求。馬始曰：

彼人爲余故人。彼適至巴士模城。昨日余在門次下

車時爲彼所見。故夜中來訪。

是日馬爾剛之報告。祇此而已。因馬被創後精神尙未復原。其言語簡略。無足怪也。此後馬會以其人之容貌身體告偵探。與鮑堂所言者完全符合。且舉其人之情形告。惟語多吞吐。仍不得要領焉。其言曰：

余不見是友已三十年矣。余既不知其現在住址。亦不知其所司何業。余識其人時。彼毫無職業。亦無定踪。因彼好遊歷故也。其人似德國產。顧余亦不能證實。渠果否德意志人。而其人。名施美達。

警署極力緝捕此怪客。顧鴻飛冥冥。已不見跡兆矣。南惠斯登鐵路站員有見之者。謂見是人跳越圍欄。攀上倫敦特別快車時。車方蠕蠕出發也。此外一無痕跡。馬爾剛被搶之寶石。亦無跡兆可尋。噫。天下至難者。莫如封人之口。使長絨吻。而祕密之事。尤不能始終不露。如物之封於瓶。勿令氣洩。當馬爾剛任此密使時。知者固不止一二人。不久消息傳布。幾遍衆口矣。一星期前。所謂巴士模城搶劫

案者。遂一變而爲亞塔埠海港航線圖失竊案矣。自消息傳出後。輿論大不直馬爾剛所爲。激烈者至有謂馬與此怪客同謀。竊此航線圖。亦有疑此怪客爲俄國之敵。或以威脅或以利誘。自馬手中攫取此圖者。然無論如何。馬置英船於死地。至犧牲全船船員而不惜。則其肉寧足食耶。英國民族。素具愛國熱忱。聞知此事。羣情洶洶矣。所可異者。米勒公司對於此事。漠不關心。一若此事與己無涉者然。社衆於是益爲詫怪。有以阿擔米船事詢者。米勒公司默不置答。就其狀觀之。似靜待此船之毀者。報紙對於此事。侃侃論列。尤爲激昂。當時衆意僉同。主張要求政府。派遣泊在亞堂及賽特埠之英國船艦。前迎阿擔米船。以航線圖被竊告船長。以免進蹈危險。豈知爲時已遲。據航務處報告。謂阿擔米船已經過二埠。離亞塔埠海港不遠矣。輿論聞此消息。益形洶湧。對此怪客。切齒罵詈。揚言一旦拘得其人。必置之死地。其對馬爾剛亦嘖有煩言。多數人評論。謂馬必以亞塔埠海港航線圖嚮之日本人。或俄國

盧無黨。其在巴士模城被劫一事。不過藉以掩人耳目耳。有嘉勒東者。持此見解尤堅。一日。遇馬爾剛於倫敦俱樂部。嘉語帶譏諷以刺馬。馬不服。反唇相稽。嘉乃以社衆切切私議之言。昌言攻擊。謂馬爲賣圖之賊。且前掌其頰。當時倘無友人出而調停者。必致釀成鉅禍矣。馬既受辱。其家人大不甘。聚議控嘉損壞名譽。無端毆人之罪。以冀恢復馬之名譽焉。

(二)

於是控告名譽損失之訴訟興矣。馬爾剛雖爲原告。而對輿論而言。則同時又爲被告。故判決以後。如不爲清白無罪之人。則爲萬衆唾棄之賊矣。爲之辯護之律師。將受辱情形。略述一過。繼述馬平日爲人忠誠。遇事勤奮。證之已往事實。即可信其爲人。其臨難勇敢。尤爲人所稱道。曾舟行遇險。同舟五人。均沉海底。馬獨得救。其他類此之事。不一而足云。被告律師爲英吉武。駁謂嘉勒東之舉動至當。於是以亞塔埠海港航線圖委託馬爾剛遞送。以救英

國全船船員生命之前後事實。侃侃而談。纖悉靡遺。被告第一證人爲鮑堂夫人及伊女瑪琪。面法官時。以經過事實一一報告。即老朽頃者爲君所述者。其中最核要者。爲是晚鮑堂攜酒入室時。見馬與客圍爐坐。首飾之匣。置於案上。且敞其蓋焉。庭衆聞之。嗚嗚詛罵之聲。起於四隅。法官肅然止衆勿聲。時英吉武見羣情聳動。堅指馬之鬻圖。實出有意。其被縛受擊諸事。乃一種愚人之狡獪耳。雖然。事之詭祕。更有甚於此者焉。十二月二日晨。換言之。即馬動身赴巴士模城之前。早餐甫竟。馬婦適在房中。馬接得一信。閱後不勝煩惱。此事係馬之女僕所供者。其言曰：

余在信箱內得一信。上無郵票。即呈諸主人。主人閱畢。大現踉蹌之狀。立撕此信作無數小塊。納衣袋中。遽取冠出。主人去後。余拾得碎紙數片。均自袋中漏出者。余覺此事極奇。是中必有黑幕。故迄今猶祕藏此紙焉。

語迄。以碎紙遞呈法官。英吉武至是起立曰：

碎紙中字句。尙能辨識。試以余拚得之字句告。

Et vous aider.....

on toute sécurité.....Port-Arthur.....

.....me faire.....

.....STOW.

君倘助.....

安全 亞塔埠

賊叻不言

施多

以上雖寥寥數字。而關係則極重大。最後數字。尤耐人尋味。就字句觀之。似爲同謀人所簽姓名之一部份。其人必耍挾馬爾剛與之同謀。以毀阿擔米船於俄國海港。可無疑也。繼英吉武言者。爲米勒公司之辦事員。謂十二月二日上午。馬爾剛曾來公司。要求另派他人往送海港航線。圖時總理以事外出。加以時間促迫。余無奈。惟力勸馬勉爲其難等語。供畢。因爲時已晚。法官宣告延至明日。但此

時庭衆心理已莫不謂馬爲鬻圖賊矣。苟是日無警士加以保護者。衆必羣起毆馬。以洩憤矣。叟語至此。詘然而止。目光閃閃。自鏡底俯視手中之繩。時已纍纍均結。余遽詢曰。此後若何。叟微笑答曰。此後事乎。明日庭衆益盛。不待言而知也。先由原告律師發言。語質意簡曰：

米勒公司因航線關係重要。而環境敵人之欲竊取此圖者。又繁有徒。特與馬爾剛約。阿擔米船未平安抵亞塔埠以前。絕口不得提及阿擔米船之狀況。惟今日敵律師不得不將阿擔米船之狀況爲堂上告者。以頃者米勒公司接到茹德朗船長拍來電報。謂阿擔米船已平安抵亞塔埠矣。所載軍械。已悉數交清。

律師語迄。卽將茹德朗來電高聲朗誦。庭衆聞之。莫不喜形於色。歡呼鼓掌之聲。洋溢耳鼓。法庭秩序幾爲所亂。人聲息後。律師復起立。侃侃辨曰：

馬爾剛爲人忠勇。早爲人所景仰。此次不惜以一己

之名譽爲犧牲。以保全阿擔米船。尤足令人欽佩。蓋馬爾剛所切切期望者。惟阿擔米船早日返英國耳。馬爾剛之名譽。亦可完全恢復。故茹德朗船長未抵亞塔埠以前。馬爾剛曾立誓無論若何受侮受辱。均所甘心。決不以海港航線圖確在阿擔米船上之宣告之於人。以害及該船之安全。馬爾剛之所以如此者。蓋明知此圖關係重要。萬一日本人及俄國之敵。知其在此阿擔米船內。必將百計思攔得此圖矣。

律師言訖。馬之冤於是大白於世矣。法官遂勸兩造和平了案。責嘉勒東向馬道歉。雖然。此特結束之一部份耳。米勒公司之不欲以圖在阿擔米船宣布者。爲阿擔米船安全計也。輿論均疑之。以爲當然。顧馬之舉動。則大有可疑者在。何則。十二月二日夜間。馬與怪客圍爐而坐。相對款然。首飾之匣。開其蓋。置於案上。此均事之確鑿無疑者。而海港航線圖卽藏此首飾匣內。是則客與此圖。不無關係。不僅此也。馬於動身赴巴士模城之晨。忽變易態度。不願

前往。此節君當猶能憶及。究之。使之變易態度者誰耶。其後公司不允其請。馬遂送圖往巴士模城。翌日。彼劫之者又何人耶。真耶。假耶。首飾之匣果已被竊耶。凡此均予人以可疑之點。更有進者。據茹德朗船長報告。謂十二月三日。船抵巴士模城。約一句鐘。其時在十點半及十一點半之間。有不相識之客一人。登船以紙張一束相受。不作辭吐。匆匆別去。旋即審知紙束爲亞塔埠海港航線圖云云。但茹接圖時。馬爾剛方被繫室中。行動艱難。然則以圖送至此茹處者究屬何人。何以不公然送往耶。

讀者至此。請自解釋此中詭秘。

叟語竟。默然不續。余問曰。余愚陋。實不得其故。願叟作此問。必非無因。乞以其詳見告。叟曰。老朽之作此問。果非無因也。居。吾語汝。馬爾剛之女僕不曾供乎。十二月二日晨。馬動身赴巴士模城之前。於信箱中得一信。馬閱後。立撕成片。不期自袋中漏出數片。爲女僕所得。輿論對此紙片。極爲注意。顧馬從未宣布其真相。此中必有詭秘藏焉。不

然。何諱之深耶。但老朽以爲欲解釋此項詭秘。尚須追溯馬少年以前之事。方能明瞭。馬在二十年前。不曾遭遇覆舟禍耶。所乘之舟。爲富翁伊爾思之遊船。覆沒於南海中。得救者僅船員五人。其中有少年水兵曰馬爾剛。余遂將關於此事之報紙。一一檢出。細讀一過。恍然大悟。伊爾思之遊船。名利施多。當舟覆之時。伊爾思亦在舟中。未得免禍。得救者惟水手三人。伊爾思之祕書俄人某。及馬爾剛耳。知乎此。則斷紙中施多二字。得其解矣。而馬所接信中之辭句。亦不難猜度得之也。今試爲君拚之如下：

Si vous aidez l'Artemis à atteindre, en toute sécurité, Port-Arthur, et à y débarquer son chargement, je me me enroirai plus obligé de me faire au sujet du RISTOW.

君倘助亞擔米船安全抵亞塔埠而卸其所載者。余不能復爲君緘吻不言利施多事矣。

馬閱信後。惶遽失措。至往米勒公司請求。另以他人住。是馬中心憂急。已達極點矣。至馬之所以若是惶怖者。必有隱秘之事。落怪客掌中。其事維何。卽利施多遊船中事耳。以老朽測之。當時利施多船之覆沒也。必船中五人同謀殺伊爾思。盜其財。並沉其船於海耳。馬卽其中一人。雖彼時出於脅從。惟一經怪客恫嚇。必惶惑不能自主。蓋馬自犯此凶案後。力自澣滌。以蓋前非。兢兢業業。迄今已將二十年矣。一旦復遇怪客。能不震驚欲死耶。幸立其旁者。爲一天女。不然。殆矣。余曰。天女耶。伊人爲誰。曰。乃妻耳。余曰。乃妻奚能福其夫。曰。必爲乃妻無疑。馬婦見其夫憂惶萬狀。知有異。力叩其夫以故。馬知不能隱。詳語之。此十二月三日晨之趣劇所自肇也。彼晚鮑堂見首飾匣時。匣中航線圖早已抽去。藏之別處。馬必謂怪客曰。此圖尙未接到。須明日第一班信差遞來。請明晨蒞此取圖。比至明晨。馬婦及其弟包東反縛馬。塞其口。臥之於地。馬則僞爲受傷。不省人事者。馬婦及包東乃攜首飾匣出。但此事倘無包



東爲助。則必無成。蓋匿去首飾匣者包東也。以圖送與茹德朗船長者亦包東也。比怪客來時。見馬被繫。索首飾匣。又不得。以爲被他人所竊矣。遂匆匆逸去。噫。馬婦智勇兼備。誠屬難得。卒賴其力。以救阿擔米船及全船船員於險。

且出伊夫於賊徒之手。不然。馬既被賣。圖臭名。而俄國政府知被其欺。亦必死之而後快也。今馬在國中享有盛名。居然豪俠士矣。噫。此果何人力耶……非天女相之。孰克臻此……

(怪叟偵探談第十九案完)

## 世界寓言

塵夢

### 二子分財

從前一人有兩個兒子。他自己將要死了。對兩個兒子說道。我死了以後。我的財產。你們二人平均分得便是了。等到老子死後。兩個兒子。不知怎樣分配。纔算平均。兄弟二人。爭論不決。便去請教隣家老頭子。隣家老頭子告訴他們說道。這有何難呢。無論何物。將他從中間分割爲二。便平均了。譬如衣服。也可一分爲二。盤子。也可一分爲二。其他各物。都是這樣分法。豈不很容易麼。兩個兒子聽了隣家老頭子的話。便照樣辦起來。果然分配平均了。但是已沒有一樣完全的東西。按。癡人固執不通。往往如此。



著名治癬藥水

拉福祿



用拉福祿洗除一

切皮膚病

拉福祿為新發明之藥水可以立刻滅除一切厭惡之皮膚病只須滴數滴於患處其病自除拉福祿已醫愈數千人而君何不治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三十一號  
號買勒洋行經理  
(三)

東方 596 (三)



貝客來麵包

特色有六。  
(一) 細軟鬆勻。極易消化。  
(二) 滋養料富。極能補身。  
(三) 烘成土司。鬆脆無比。  
(四) 有長、圓、黃、白、葡萄、等十餘種之多。  
(五) 可逐日送至君家。



(六) 發售麵包券。較零售價廉。【注意】

貝客來麵包冒牌甚多。務請認明紅藍英文商標。如英字稍有不同。即非真貨。

南京路拋球場東

沙利文 糖菓西餐店

電話中央三八〇一

9

治蠅要覽

此書乃浙江昆蟲局長費耕雨氏本其歷年研究旁參東西名著數十種編輯而成內容美備取材精當文字暢達圖畫豐富凡治蠅理由及捕蠅器之製造滅蠅藥之調合莫不詳述所採方法簡捷穩妥倘能衍行必奏奇效暑期學校以充自然科學之教本亦甚適當

一册 一角二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誰無子女

張碧梧

俗話說得是。瓦礫也有翻身日。像盛得標可真應上這句話了。他在光復之前。本叫阿二。因為他是禿頭。人家又稱呼他盛禿頭。他家中有一妻一子和兩個女兒。都倚靠他做小本生意。賺些蠅頭微利。過那困苦的生活。有一年。阿二生了一場大病。不能出外賺錢。一家的吃用。和他的醫藥費。祇好動用本錢。他足足病了兩個月。方能起牀。這時他的本錢。早已用個精光。便連幾件冬天禦寒的棉被棉衣。也一齊當去。他到了這時。真是心急如火。想再去做生意。苦於無有本錢。熟人當中。固然沒有那經濟寬裕。能假借錢給他的人。縱然有一兩個。又未必有這濟困扶危的熱心。他不做生意。一家大小。拿甚麼來吃用。眼看着冬天快到了。氣候已漸轉冷。沒有棉被棉衣。怎能過冬。他真急得走頭無路。幾次三番。想去尋死。又想我雖死了。可以一

概不管。但我妻子怎樣撫養這三個兒女呢。伊不是越發苦了麼。我不能祇顧自己。將這重大的責任。卸在伊的肩上。他這麼一想。就又不忍去死了。但是不死又怎樣過活呢。

隔壁王家嫂嫂。一向在人家做娘姨。這天請假回家。看望伊的母親。順便走到阿二家來。問問他家過得可好。阿二就把他怎樣生病。如今怎樣為難。告訴伊一遍。他妻子坐在旁邊。却默然流淚。王家嫂嫂聽了。着實可憐他們。說道。總得想個方法纔好。難道一家坐着等死麼。阿二道。是呀。怎奈無有方法。也祇好坐着等死了。後來王家嫂嫂想了一想。又將阿二的大女兒細望了一遍。就道。與其一家等死。到不如將你這大女兒阿巧賣掉。伊既有了安身之處。不必隨着你們挨凍受餓。你得着伊的身價幾十元。也可

再去做生意。豈不很好。阿二聽伊這番話。雖覺有理。祇是他和他妻子。雖然窮到這個地步。但愛兒女的心。却和人一樣。怎忍心將這十歲的女兒賣給人家。不過若不賣伊。又怎能有本錢去做生意。一家大小。難保不凍餓而死。他左右爲難。一時回答不出。王家嫂嫂又說。恰巧我的主人家。正想買個女孩子。你們若肯答應。我向主人去說。包管能多給你們些身價。阿二無可奈何。就和妻子商量。畢竟這累人的生活。打退了他們的愛女之心。他們就狠狠心腸。答應了王家嫂嫂。不過言明須給他家做女兒。若是買去做丫頭。死也不肯。又言明將來我若有了好日。就可拿錢去贖回來。那時不得留難。王家嫂嫂真是熱心。爲了這事。着實來去跑了幾趟。後來話都說妥。就帶錢來領人。阿二夫妻。哭得話都說不出。連那幾十塊錢。也忘却去數。還是王家嫂嫂催他們。阿二纔數了一遍。他淚眼生花。看這些洋錢。比較先前。好似大了許多。不禁點頭深嘆。王家嫂嫂將錢交清。就領阿巧走路。阿二夫妻直跟着走上街

頭。見他們坐上車子。走得已看不見了。纔哭着回家。但他們還以爲阿巧是賣給人家做女兒的。穿的吃的。自必比在自家時好上幾倍。愁苦的心懷。還能勉強着安慰一些。不料過了沒多時。阿二又聽見熟人說某街上的吳公館。新近買了一個丫頭。就是盛禿頭的大女兒。阿二聽了這話。很吃了一驚。本想去質問王家嫂嫂。又想我既已拿了人家的錢。阿巧就是別人家的人了。祇好聽人家的支配。我不能去多管罷。這回事他始終未告訴他妻子。怕伊聽了傷心。所以伊還相信阿巧是在人家做女兒。又希望丈夫早些得法。好將阿巧贖回來。

光復的時候。國中大亂。正是軍人全盛的時代。阿二活該是好日到了。忽然雄心大動。不甘做那小本生意。賺些微利過活。再也無有出頭的日子。便改名得標。去投營効力。因他天生有些膂力。又曾學過幾套拳脚。便當了一名目兵。後來也曾上過疆場。揮刀殺敵。雖曾受過幾次傷。所幸都未致命。却因功升拔。不多幾年。就升到營長了。在這幾

年當中。他曾託人訪查阿巧的下落。好備價去贖回。一家完聚。原來他這時因駐防地更調。已早將妻子兒女帶在身邊。住在外地。和家鄉已隔別了。又因軍務繁重。不能輕易請假回去。所以祇好託人去訪查。怎奈那吳公館也已搬到外省去。連那王家嫂嫂的母家。也搬得不知去向。一時却查不出阿巧的所在。他們心裏雖急。却也沒法。祇有慢慢的再訪查了。

阿二的妻子。既已做了營長的太太。一切行爲。和從前大不相同。用錢闊綽了許多。性情也變得十分凶狠。並且吃上鴉片煙了。因此伊夜間睡得很遲。儘管躺在煙坑上。迷迷糊糊的打盹。還須人替伊不住的敲腰捶腿。因爲僱來的娘姨。不能聽隨伊無禮的驅使。就想到買個丫頭來。那纔能指揮如意呢。於是伊就出了幾十塊錢。買了一個窮人家的女兒來做丫頭。並起了個名字。叫做桂香。這桂香年纔十二歲。智識還未大開。人情自然不很了解。當那買來的第一天。桂香啼哭不往。伊再三喝止。却再也喝止不

住。本來桂香遽然離開了親生的父母。來到這陌生的地方。無怪要啼哭。但伊可怒極了。伸手照桂香的腦後。用力就打。桂香不提防。就向前跌出去。若非正撲在椅子上。面磕地跌下去。怕不跌破了臉皮。伊又大聲罵道。你還敢哭麼。再哭。我再打。桂香見伊這副凶很的面貌。從來未曾見過。又見伊正舉着手。搖搖的直向着自己。分明就要打將過來。再想到腦後被打的地方。很爲疼痛。就驚嚇得呆了。瞪着眼張開嘴。一聲不響。祇管哽咽。伊又捂着桂香的耳朵。走進房裏。分付伊做事去了。桂香畢竟是十二歲的小孩子。做事難免丟頭忘尾。怎能件件稱伊的心。伊偏又有意難爲桂香。桂香就越發慌了手脚。或是做錯了。或是遲了一些。伊就劈面打過來。起初伊要打桂香時。總是先罵上幾句。方纔動手。所以桂香一見勢頭不好。就趕快哀求。有時竟能蒙伊寬恕。饒恕一次。後來伊不先罵了。伸手就打。伊是省了罵的氣力。桂香的皮肉却就更苦了。說不定一天當中。被打幾次。桂香分明也是個人。一樣是父母生

下來的。但如今已變爲一種機器。專門給伊打的一般呢。伊天天打桂香。日日打桂香。打的方法也越過越有進步。不再打桂香的兩股了。原來有一次伊打桂香的兩股。那竹板連連的打下去。桂香並不大聲呼痛。伊以爲股上肉多。必不覺痛。就改了方法。鞭打桂香的脊背。其實桂香的兩股之上。因爲被打的次數太多。皮膚已經老厚。感覺也被打得麻木。所以不很覺痛。但脊背上。却是未經磨折的所在。如今那藤鞭子打在上面。真是痛澈心肝。想向伊討饒。怎奈氣已接不上。話不成聲了。伊見了這樣。似乎方覺滿意。得標在這幾年中。不知殺了多少人。殘酷無情的事。也不知見了多少。但見伊這樣打桂香。有時竟覺不忍。上前來解勸。但伊還說這不算是毒手呢。有一天夜裏。伊躺在烟坑上迷睡。桂香坐在旁邊替伊搥腿。因爲方纔伊搥得太輕。就用了些氣力。伊又怪搥重了。罵桂香有意和伊作對。就舉起煙槍。照着桂香的頭打來。桂香避讓不及。正打中額頭。先覺一陣奇痛。眼前發黑。又覺有樣物件順

頰流下。摸了看時。正是鮮血。原來額頭上已打成一洞了。桂香用手按着這個洞。哀告道。太太莫再打了。頭已打破出血了。伊却罵道。出血怎樣。你拿血來嚇我麼。好。好。你快將手讓開。好多淌些血出來。叫我見了害怕。不敢再打你。說時。又拿了一根煙杆燒紅了。再罵道。你再不讓開了我。我要戳上來了。桂香見了這通紅的烟杆。已嚇得魂飛天外。雖未被戳着。但有如已被戳着似的。不由得失聲呼痛。接着又連連哀求。伊又喝道。你要我不用這個戳你。除非你自己脫下衣服。伏伏貼貼。給我打幾下。桂香心想還是被打幾下。痛的好熬。就將一件染了好些血跡的布衫脫下。露出了皮膚。又指着皮膚上許多傷痕。哀哀說道。太太可憐我這些傷痕還未全好。這次少打幾下。並打得輕一些。等好了之後。再聽太太重打便了。桂香雖說得哀痛。但伊仍舊重打了十幾下。方纔罷手。桂香本是個活潑的孩子。體質正在發達的時候。但因伏在這積威之下。天天被打。活潑的神氣。就喪失乾淨。體質也日漸衰弱。面黃肌

瘦。像是害了重病的一般。伊薄弱的腦筋裏留下的印象。祇有伊主母的凶惡面孔。和那無情的竹板。和籐鞭。那裏曉得人生有應享的樂趣呢。

一天。伊正在拷打桂香。忽聽說大女兒阿巧已贖回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可。連忙放下籐鞭。急忙跑出來。果見丈夫手攙着阿巧走進來。伊見阿巧已長大了許多。但臉色十分枯槁。不像是十幾歲的小孩子。料想伊在吳家。必很受苦。止不住哭出來。阿巧見了母親。更是放聲大哭。母女哭了一會。伊先忍住。問阿巧在吳家可好。這次怎能回家來的。阿巧也忍住哭。回答道。當初父母賣我時。本說明是賣給吳家做女兒的。及至我到了那裏。纔曉得他們是買我去做丫頭的。那時我非常發急。想告訴你們。向王家嫂嫂去理論。但是我怎能見着你們。又想逃走出來。怎奈他們看守很嚴。不得脫身。就祇好安心在那裏了。我的主人。是位三十多歲的太太。待我很嚴緊。動不動就打。打起來。不管我的死活。我想我父母從未打我一下。如今被伊這般打。

怎不傷心。就哭個不住。伊見我哭得厲害。打得越發起勁。必須我先忍住哭。伊纔肯住手。打人。不許人哭。這是甚麼道理呢。最可恨的。要算那個小少爺了。年紀纔有六歲。却頑皮得甚麼似的。既要和我一同頑耍。又要和我做對。常常造些假話。告訴他母親。伊信以為真。說我不該欺負他。就將我打得要死。他又想出些不合情理的事來。叫我去做。譬如叫我在火爐裏。拿塊煤炭當皮毬踢。或是叫我和黃狗親嘴。我若不肯。他不論拿起甚麼東西。向我亂打。打了不算。再去說給他母親聽。伊就再來打我。伊祇當伊的兒子是人。將我却看做畜生不如。因此我難得一天不被打。打破的傷痕。一處未曾好。早又添了一處。我以為這條小命。總有被他們打死的一天。但我還望父親能够積下幾十塊錢。早些將我贖回來。不想後來他們又搬家了。我想我父母若不曉得他們的去處。縱然有了錢。也無處去贖我。那末我就永遠不能回家了。我想到這層。不由得大哭。但若被太太看見。又是一頓重打。可憐我連哭也不敢。

了。前好幾天。我又被太太打了一場。身上打傷了好多處。動彈不得。躺在牀上。正想尋死。恰巧聽說我父親已派人來贖我了。我這一歡喜。已將疼痛忘却。一骨碌跳下牀來。甚麼都不顧。就跟隨來人走出那個火坑了。如今能回轉家來。見着父母。真是夢想不到。不過身上的傷痕。還未全好。覺得很痛呢。伊聽了這番話。又是傷心。又是憤恨。罵道。這吳家婦人。難道無有心肝麼。別人家的兒女。一樣是父母所生。不過少了幾個錢。纔賣了出來。忍心這樣看待麼。想伊也有兒女。將就不怕來報應麼。說着。將伊女兒的衣

服解開。見伊的身上。果有許多傷痕。有幾處已經好了。祇留下些疤痕。還有幾處。依舊皮破血出。就更覺心痛。越發罵不絕口道。這婦人真是手毒心毒。怎麼忍心將你打成這個模樣。伊必是毒蛇轉胎。不然。不會這樣很毒的。正罵之間。猛回頭看見桂香正站在旁邊。愁眉苦臉。將手伸入衣服裏。大約是撫摩身上的傷痕。見伊掉頭望時。就連忙縮出手來。臉上露出十分恐怖的神氣。伊見了這樣。又回頭望望女兒。斗覺腦筋裏起了非常的變動。呆了一會。忽然又大哭起來了。

## 那一家郵局

主人道。你去買三分郵票。僕人道。是了。到那一家郵局去買最好。

## 快車

甲乙二人趕到火車站去趁車。恰巧火車已經開掉。甲說。只得趁第二趟了。乙說。不行。第二趟是特別快車。我不願意。甲急問何故。他道。這車既有特別的快。不是被他行過了。我們就來不及下車啊。





# 四集 野人記 (十九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二十一回 受捐棄土人叛故主 起怨尤浪子動婆心

上回不是說過梅爾屏去騙梅玲之時，帶着一個土人，到空場教土人在場中守候的嗎？那個土人，以為他主人是決不會哄他的，在場中一株樹下，坐着守候。足足候了一個多鐘頭，只見他主人回來。忽然後面來了一聲獅吼。土人怕給獅子攫去，爬上了樹，他纔上樹，獅子已經進了空場。在叢草中找出一頭羚羊的遺骸來，蹲在樹下，細細咀嚼，足足吃了一夜。土人伏在樹上，擔驚受怕，一夜都沒有闔眼。還惦記着主人同那兩匹馬，他跟了梅爾屏已經一年。梅爾屏的爲人，他也知道，這一次一定是故意將他扔在此地，喂獅子的。本來跟梅爾屏的人，對於梅爾屏向來沒十分感情。只有恐怖之心，並無愛戴之意。這個人也是如此。現在給他悟到梅爾屏的惡毒主意，更是啣恨非常。太陽出來，獅子回林中去了，土人也從樹上下來，覓路回去。那時他那具很逼窄的腦筋，風車似的，在那裏想極很毒的報復之策。預備見了梅爾屏，趁着勇氣，替同胞們剪除這個惡魔，走了一里。忽然看見有兩匹馬新印下的足跡，向右首走，一直向西去的。看着，目光中露出狡猾神色，拍着雙股狂笑起來。土人是最愛饒舌的，這也是人類

常態。不過比較上，土人格外利害些。有什麼事發生，不必

起來，再把所聞的事證實起來，得到一個絕好的斷語。這

過夜，當天就可以喧傳各帳。梅爾屏部下，很有幾個已經跟了他十多年的，他在非洲所幹的種種不法行爲，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這個人既知道梅爾屏的過去歷史，新近他同貝鄰思的詭計，也給幾個鬼精靈的探聽出來。還知道前幾天梅爾屏分一半人，派一個親信頭目帶着，向西去屯駐大河西岸，等候命令。現在把梅爾屏忽然帶着兩匹馬，失去蹤跡。此間又發現兩匹馬向西去的足印，這兩件事會合



忽 然 後 面 來 了 一 聲 獅 吼

帳中頭目，却已起來，叫他火速收拾，一同北行。貝鄰思想疲倦已極，纔朦朧睡去。

個斷語，是主人欺騙那個白人，把他的女子帶着，向西上河西帳幕去，丟下那個白人，在北方帳中，聽憑人人敬畏的，那位大宛那，將他捉去，按律懲辦。這也是刁滑極了。想到這裏，又是一陣大笑。笑畢，脚步一緊，飛也似跑回北方帳中去。貝鄰思見韓森等沒有回來，又疑又怕，一夜沒有好生睡覺。天明後，

等韓森梅玲回來，不肯就走。那頭目是知道他主人計劃的。還知道主人所做之事，足以激怒那位大宛那。若是在他采地上給他拿住，一定沒有良好結果。見貝鄰思不肯

得他鑒宥。站起來道：「不錯，我們得趕快動身纔好。不過上北方去的路徑，你認識嗎？」頭目答道：「認識的。」於是立刻傳令拔帳北行。那個土人趕到結帳之所，他們已

走，沒法想，只得把實情知照貝鄰思。催他就道。貝鄰思聽了，更是擔心。怕韓森去接取梅玲，給宛那拿住。還怕問出真情，前來捉拿自己。也知道此人疾惡如仇，向來對於破壞他采地上單行的法律同習慣的，無論所犯的情節輕重，一律嚴辦。因為沒有司法機關，凡百事件，悉由他個人制裁，略誘人口之罪，就使犯事人是個白人，被害的是個土人女子，一律處以死刑。想起此事，不覺打了一個寒噤。知道若是給他拿住，自己主謀，略誘他的白種義女，更難



大家見他趕來高呼歡迎

明白自己上了當了。韓森也要梅玲利用自己，作他媒囑之物。現在梅玲已經落在韓森掌中。不覺勃然大怒。想起

經北行。追蹤而上，直到正午，纔給他趕上。大家見他趕來，高呼歡迎。那人見了大眾，喘吁吁把自己所遇之事，同所有疑心，一報告出來。全隊之人，不多一回，已經全都知他們主人的行動。貝鄰思在前面走着，一些不知。後來慢慢也聽見了這個風聲。把那人叫過去細細一問。那人深恨梅爾屏，老老實實，把這件事告訴出來。貝鄰思只纔

梅玲前途命運，很是戰慄不安。也知道自己所預定計劃，

計劃也是不錯。貝鄴思也怕見大宛那。向頭目道：「你帶

對於梅玲也同韓森一樣。不過自己在宛那目中，已是個罪大惡極之人，自己就了污名，却給韓森從手中搶去，怎肯甘心。問那人道：「你知道你主人的去處嗎？」那人道：「先生！我知道的。他一定是上落日河西岸大圍去的。」貝鄴思道：「你會帶着我去找他嗎？」那人見復仇機會到了，還可以躲避大宛那。知道大宛那一定先向北部追來，追到之後，決無善果。趕快點頭。貝鄴思道：「我們兩個人可以去嗎？」那人道：「可以。」貝鄴思現在也明白韓森的用意，知道他要把這一隊人趕緊向北移去，好讓大宛那追這一隊，自己可以趁此趕上西海岸去。他的



忽然看見平原上來了大個黑武士的首領一個身材高大，肩膊很寬，穿窄服之人。

着全隊，迅速北行。我替你們去把大宛那引上西方去。」頭目也答應了。他知貝鄴思膽量很小，也不願同他同走。並且他的部落，同大宛那的部下，仇恨已深，一經接觸，決難倖免。貝鄴思一走，自己可以借此脫身。一則脫却那瑞典鬼的約束。二則可以免除保護這怯懦鬼的干係。欣然應允。他有一條間道，為白人所不知道的，可以直達北部故鄉。沿途水草甘肥，從那條路走，毫無行役之苦。即使大宛那追來，他們不明地理，也可以躲閃。等貝鄴思走後，他把部下的人，召集一起，宣佈他的計策。大眾當然是贊成。旋風般向問道

去了。貝那思帶着土人，徑赴西南。穀瀨在韓森故幕上，窺探貝那思動靜，見他第二天拔帳北行。知道並不是去會梅玲，也不再跟他走。慢慢折回第一次重見梅玲的空場上。起初因為見梅玲並沒有死，一快樂，連自己失戀之心，都忘記。不過這個心，終究是要起來的。到了在平原邊樹上，想再見一見梅玲，那時候他的心已經粉碎，淒淒切切的守候。只見梅玲前來。忽然看見平原上來了一大隊肌膚黝黑的武士，為首有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很寬，穿軍服之人。人人臉上都含着悲憤之色。徑向穀瀨藏匿的樹邊走來。穀瀨此時悲痛已極，呆呆伏在那裏。樹底有人在。在那裏經過，只知道裏面沒有梅玲，其餘都付諸不見不聞。那個大漢，正是宛那，因為不見了梅玲出來尋找。專門檢查地上的足印，也沒有留心樹上有人。穀瀨模模糊糊看着他們一路尋找過去，忽地聽見一聲令下，掣電似的向北去了。穀瀨也不以為意，雕像似的，在樹上伏了一兩小時，見梅玲還不前來，知道是不會來的了。快快退入林

中。知道自己患難與共的巨象，還在西方候他，慢慢向西走去。受了這許多悲酸，把背都像年老人似的，累得駝了。貝那思教土人引導，騎着馬在深林密菁中走着。到枝葉低垂之處，不是伏鞍而行，就是下馬徒步。走的是捷徑。走了一天，索性把馬扔下，步行跟着土人前進。走着路，想起落在那瑞典人手中的梅玲，前途非常危險。恨那瑞典人之心，越發強烈起來。後來又替梅玲設想，即使此行得手，把他從瑞典人手中奪回，自己既抱着同瑞典人一樣的卑劣思想，梅玲的前途，仍難樂觀。從這一種思想，把梅玲信任自己的狀況，同以前所見的那種天真未漓的態度，想起來。覺得梅玲這女子，非常可貴。把他同以前同自己交往的那些有錢的貴族女子比較。也覺他瀟灑出塵，並沒有時下女子的惡習。這樣一想，把自己所抱齷齪思想一掃，暗想自己反對瑞典人，完全是為他有傷毀梅玲名譽行動。但是自己呢？不是自己也有這種同樣思想的嗎？想着，竟大悔起來。悔心一起，就打算補救之方。頓時把陪

級觀念，一律掃除。從此想把自己純潔的愛情，供獻梅玲。

目前他既在虎口，第一步當然想救援之方。若是不幸已

受損害，就替他復仇。貝鄰

思原是個花花公子，向來

自奉極厚，養尊處優慣的，

一些不肯受絲毫委屈。現

在爲着愛情驅使，也肯跋

涉風塵。衣服也撕破了，肌

膚也刺傷了。雖是浴着一

身血，走不上十多步，自己

也要休息一下，還儘催着

那個做他嚮導的土人，火

速前進。這個完全爲自己

從前階級之見太重，想不

利於自己心愛的那個女

子，鬧得他目前陷身虎穴。想去救他出來。口中雖是嚷着：

「遲了！遲了！不能救的了！不過復仇還不遲哩。」心  
中却還希望救援梅玲。有了這種決心，還是拚命前進。直

到森林昏黑，不辨路徑，怕

誤入歧途，只纔停止進行。

土人本已疲乏，早想休息。

午後貝鄰思逼着他走，說

是不走，就立刻將他殺死。

土人沒法想，只得掙扎着

前進。他也不明白，爲什麼

這個上兩夜時時刻刻有

恐怖之色現出來的貝鄰

思，會變得一些沒有恐怖，

奮勇前進。不免對於貝鄰

思生出一種畏懼之心。時

刻想逃走。貝鄰思看出他

的用意，也常自防備着。白天固不讓他遠離。夜中也不許



兩個人一齊動手採集了許多荆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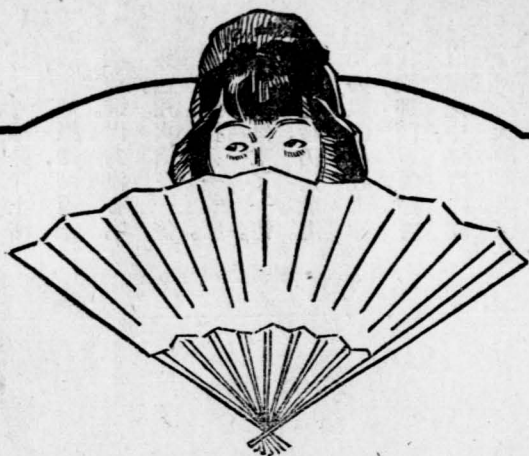
他走開。兩個人一齊動手，採集了許多荊棘，撒在地下，睡在中間。這一夜疲倦已極。貝鄰思睡得很甜。還能實行共  
和，同那土人同睡。次  
晨起來，雖是身上酸  
痛，兩腿微跛，却還繼  
續前進。因為沒有吃  
東西，用火槍在一條  
小河邊，打死一頭鹿。  
烤着，胡亂吃了一飽。  
吃飽之後，仍是就道。  
那時穀瀨已在森林  
找到那頭巨象，悲苦  
寂寥之中，遇到這個  
身材高大的伴侶。很是快樂。巨象見了他也是欣喜。用長  
鼻將他輕輕捲起，放上背去。這個象背，本是穀瀨最安樂



的臥榻。在森林中往來，疲乏已極。常常教象捲上背去睡  
覺。有時吃飽了，無事可做，就爬上象頭去蹲着，同他談天。  
宛那同他部下，果  
然給梅爾屏部下  
上北方去的一部  
份人，引着，逐漸北  
去。他夫人深愛梅  
玲把他當作自己  
的女兒看待。忽地  
失蹤，宛那出外尋  
找，他一個人在莊  
上，淒淒涼涼的守  
候。天天盼望宛那  
狀。將梅玲尋着。平平安安帶他回去。做夢也不知道林中現

巨象見了他也是欣喜。用長鼻輕輕捲起，放上背去。

(待續)



愛美女士都喜用  
 商務印書館精製的

摺扇  
 紈扇

扇面 影印古今  
 名人書畫  
 扇骨 雕琢精緻  
 形式 纖巧精雅  
 一切都合於美的條件故樂用者多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及各省分館均有發售

| 〔價定〕    | 〔數種〕  | 〔刷印〕    | 〔類〕 |
|---------|-------|---------|-----|
| 元二至分二角一 | 種三十百一 | 印版羅珂及印石 | 扇摺  |
| 角七至分五角四 | 種三    | 印石色設    | 扇女  |
| 分七角二及角五 | 種二    | 印石色設    | 扇紈  |

◀寄 即 索 承 單 價▶



金醫生之女孩出牙時期痛苦難安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力得獲治愈

江蘇清江博濟醫院淮安分診所主任金幼培醫士之小女亦係近來由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治愈者之一份子也金醫士來信云今秋小女蒼兒在出牙期患消化不良食慾不振吐乳排泄綠色滄糞夜不安眠逕投以嬰孩自己藥片

# 此女出牙之時



照玉之子公女其及君培幼金

一瓶未  
罄疾竟  
痊瘥今  
已活潑  
異常呀  
呀學語  
矣現仍  
繼續服

用蓋取其易於哺食而藥量準確絕無絲毫不良作用誠嬰孩衛生之要品治疾之良方也嬰孩自己藥片係天下各處為父母者所稱頌之妙劑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閣下就寢之前若飲食過飽難以消化或腸內積垢未清即應去之渣滓滯留內腑蘊釀成毒即便閉已數日之謂此也是則夜間斷難安睡矣欲使腸胃清潔肝經舒展消化有序非服用清導丸不能得也即如巫來由聯邦彭亨文冬陸佑街均源號王國欽先生來信云鄙人服用



曾患惡夢頻多否

紅色清導丸大見功消力化有且大便每日

暢適以前一切頭痛脹悶諸恙均已治愈因此丸功力平和出自天然故鄙人樂於服用之也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 教育雜誌 半價贈閱

[不顧成本] 及普圖只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底爲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卽寄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弱背痛風濕水腫膀胱炎  
 石淋尿毒醫筋痛大腳風小便不  
 通停住淋漓小孩尿床等有大效

# 背痛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五角  
 每打洋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